

文 學 叢 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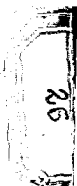
羽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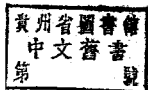
吳 伯 蕭

楊
順
清
敬
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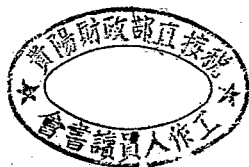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10913
26

書 羽
翁 伯 吳



目 錄

山屋	一
紙故鄉	八
島上的季節	一五
馬	二一
野孩子	二八
夜歌	三四
暗礁線	四三
夢到平壤之夜	四九
離群	五五

離世	六〇
羽書	六八
我還沒見過長城	七三
幾棵大樹	七九
滿架花	八六
通莊	九三
聲	九八
海上鷗	一〇二
陸焉的詩集	一〇五

山 屋

屋是掛在山坡上的。門窗開處，都是山。不叫它別墅，因為不是旁宅支院頤養避暑的地方；喚作什麼樓也不妥，因為一層一頂，頂上就正對着天空。無以名之，就姑且直呼爲山屋吧，那是很有點老實相的。

搬來山屋，已非一朝一夕了；回來記得是初夏，現在已慢慢到了春天呢。儘管入山時候，常常感到一種莫名的寂寞，原來地方太偏僻，隱街市太遠啊。可是習慣自然了，渡假又愛了它的幽靜；何況市鎮邊緣上的山，山坡上的房屋，終究還具備着市廛與山林兩面的佳勝呢。想熱鬧，就跑去繁盛的市內，愛清閒，就索性領在山裏，是兩得其便，左右逢源的。倘若你來，於山屋，你也會喜歡它的吧？傍山人家，是頗有情趣的。

譬如說，在陽春三月，微微煦暖的天氣，使你幹什麼都感到幾分慵倦；再加整天的忙碌，到晚上你不會疲倦得像一隻驅風了太陽的蠅麼？打打舒身都嫌煩。一顆栽到牀上，怕就終伏着昏昏入睡了。活像一條死豬。熟睡中，踢來拌去的亂夢，夢味兒都是淺淺的。心同鑼鼓是同樣的懶啊。幾乎可以說是泥醉着，胡塗着，乏不可耐。可是大大的睡了一場，寅卯時分，你的夢境不是忽然透出了一絲綠瑩瑩的微光麼？像東風吹過經冬的衰草似的，展眼就背到了天邊。恍恍惚惚的，屋前屋後有一片唧唧唧的鬧聲，像是姑娘們吵嘴，又像一羣活潑潑的孩子在嘈雜亂唱；兀的不知怎麼一來，那里「支幽」一響，你就醒了。立刻你聽到了落山滿谷的鳥叫。鏗鏘鏘鏘的那里的鐘聲，也嗡嗡的傳了過來。你睜開了眼，窗簾後一縷明亮，給了你一箇透底的清醒。靠左邊一點，石工們在丁東的鑿石聲中，說着嗚嗚嗚嗚的話，稍偏右邊，得得的馬蹄聲又彷彿一路輕的撒上了山去。一切帶來的，是個滿心的歡笑啊。那時你還能夠躺在牀上麼？不，你會霍然一躍就起來的。衣裳都來不及披一件，先就跳下牀來打開窗子。那

窗外像笑着似的處女的陽光，一筆就畫了你個滿懷。

「呵，我的發現，我們在不靜靜清冷的早晨找到我們自己了。」——惠特曼詩集。

那陽光灑下一屋的愉快，你自己不是都幾乎笑了麼？滿身的輕鬆。那山上一抹嫩綠的顏色，使你深深的吸一口氣，清爽是透到腳底的。瞧着那窗外的一叢迎春花，你自己也彷彿變作了它的一枝。

我知道你是不暇妝梳的，隨便穿了穿衣裳，就跑上山去了。一路，鳥兒們飛着叫着，趕着問「早啊早啊」的話，鬧得簡直不像樣子。散了朝露的那山草野花，遍山瀟灑着，也懂事不懂事似的直對你頷首微笑，受着若驚，你忽然驕蹇起來了，邁着昂藏的步伐三跨就跨上了山巔。你挺直了腰板，要大聲喚出什麼來，可是怕喊破了那清靜靜的美景，你又沒喚。只高高的伸出了你粗壯的兩臂，便要擁抱那溫郁的嬌陽似的，很久很久，你忘掉了你自己。自然融化了你，你也將自然融化了。等到你有

空再眺望一下那山根盡頭的大海的時候，看它展開着萬頃碧浪，翻捲着千堆金沙，盛樣一動，你主宰了山海，宇宙全在你的掌握中了。

下山，路那邊鄰家的小孩子，蘋果臉映着旭陽，正向你閃閃招手，燦爛的笑，你不能趕着問她，「實實起這樣早？姐姐呢？」

再一會，山屋裏的人就是滿口的歌聲了。

再一會，山屋右近的路上，就是遊山的人格格的笑語了。

要是夏天，晌午陽光正毒，在別處是熱得落湯似的了，山屋裏却還保持着相當的涼爽。坡上是通風的，四圍的山松也有夠濃的蔭涼。微着窗，躺在牀上，噪耳的蟬聲中你睡着了，噪耳的蟬聲中你又醒了。沒人遊山，樵夫也正撈了山石打盹兒。市聲又遠遠的，只有三五個蒼蠅，嗡嗡到了這里，嗡嗡又飛到了那里。老鼠都睜空出來看，看你的吧，一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一心跳都聽得見，蛭屬呢。你說，山屋裏的人，不該

是無賴氏之民麼？

夏夜，自是更好。天剛黑，星就悄悄的亮了。流螢點點，像小燈籠，像飛花，旁邊有吱吱叫的蝙蝠，吸着腰翅翹了羞光的眼在撲索亂飛。遠遠有鄉村味的犬吠，也有鄉市味的火車的汽笛。幾丈外誰在舉刺的拍得蒲扇響呢？突然你聽見耳邊的蚊子窸窣了。這樣，不怕寒冷，山屋門前坐到丙夜是無礙的。

可是，我得告訴你，秋來的山屋是不大好門的啊。雖然你不時時刻刻咬緊了牙，記牢自己是個男子，並且想若「英國的孩子是不哭的」那句名言的話，你真擋不了有時候要落淚呢。黃昏，正有無聊的雀兒，陰沉沉的天卻又浙浙飄飄的落起雨來。不緊也不慢，不疏也不密，漸漸零零，抽絲似的，人的愁緒可就細細的長了。真令人想來個朋友談談天吧，老長的山道上却連把雨傘的影子也沒有，喝點酒解解悶吧，又往那裏去找？把乾量帶回酒家何處呢？你聽，偏偏綿綿的秋蟲又淒淒切切唧唧

雨聲了。嗚呼，山屋裏的人莫不怛然蹙眉，頽然告病者，怕極矣，極矣！

技巧，就是那晚上，不，應當說是夜裏，夜至中宵。沒有閉緊的窗棂，應着瀟瀟的雨聲，冷清的蟲聲，不遠不近，襲來了一片野獸踏落葉的瑟瑟聲。嗚吼，嗚吼，接二連三的嗚吼，告訴你那是一隻餓狼或是一匹飢狐的時候，喂，伙計，你的頭皮不會發癢麼？好傢伙，真得要藥藥頭。

雖然，「採菊東籬下，陶彭澤的逸興還是不淺的。

最可愛，當然數冬深。山屋爐邊圍了幾個要好的朋友，說着話，暖烘烘的。有人吸煙，有人就偎依在牀上，睜眼也好，閉眼也好，領口默然也好，就度却都是那樣靜謐的。回憶着華年飄渺的有，希冀着來日尊榮的有，發着牢騷，大誇其企圖與雄心的也有。終來拍一頓桌子，三句話說完却又笑了。那怕曾面罵人呢，該罵的是不會見怪，山屋裏沒有「官話」啊，「官話」他們指給你說：「你瞧，那虛亮堂堂的

奏着軍樂的，請移駕那樓上去吧。」

若有三五鄉老，晚飯後咳嗽了一陣，拖着厚棉鞋提了長煙袋相將而來，該是歡迎的吧。進屋隨便坐下，便爾開始了那短短長長的閒話。八月十五雲遮月，單等來年雪打燈。說到了長毛，說到了紅槍會，說到了稅捐，全着糧食換不出錢，鄉里的災害，兵匪的騷擾，希望中的太平，連年及怕窮的天下行將大亂，說一陣，笑一陣，就鞋底上喀噠灰，大聲的打個呵欠，「天不早了。」「總快雞叫了。」要走，却不知門開處已落了薄地的雪呢。

原來我已跑遠了。急急收場：「雪夜閉戶讀禁書。」你瞧，這半支煙燭，正是一個好伴兒。

話故都

別兩易寒暑，千般都似隔世，再來真是萬幸了。際茲國歌重賦，匆匆歸來又匆匆歸去的時候，生怕被各種纏擾，空惹得茶荷飯淡，來爾座蒼然的老境，別嫌嘔叨，且讓我像自家入似的，說幾句閒雜破碎的話罷。——重來祇是小住，說走就走，到不理我，連輕塵飛鳥都說着，啊，你老幾底一切人物。

生命短短的，幾幾多歲月，一來就近年六載地拖下去，好容易耳濡目染，指磨蹣跚，筋骨都怕塗上手你底顏色罷，不留戀這留戀些什麼？不執着這執着些什麼？在這里像遠古的花石似的，永遠烙印着我多少英雄數的踪跡，像早春的鳥聲，炎夏的鳴蟬，深秋的蟲吟似的，在天空裏也永遠浮盪着我一陣陣笑，一縷縷愁，及偶然的半聲長嘆。在這裡有我濃密的友誼，有淑淳淳然師長的訓誨，有我青年的金色的夢境，廣

世的雄心，及徹夜徹夜的掙扎與努力；也有我擲出去，還回來，往返投報的憤熱，及憤熱熾炎時的瘋狂。還有，還有很多，我知道那些逝去了的整整無缺的日子，那些在一生中最可珍貴的朝朝暮暮，我是都給了你了，都在你和平而安適的懷抱裏，消磨着埋葬了。

因此，我無論漂泊到天涯，或是流浪到地角，總於默默中彷彿覺得背後有千萬條繩索在緊緊地繫着，使我走了一段路程，便回轉頭來眺望你一番，俯下頭去想念你一番，沉思地追憶關於你底一切：當我於風雨淒涼，日晚燈昏，感到苦寂的時候，我想到在你這里那五六個人圍爐話夜的雪夜，和放山石，採野花的那些春秋佳日。當我進退維谷，左右皆非，感到空虛的時候，我想到在你這里過路駝客屋，總主人那忘機的娓娓不倦的談話，和那巍然宏富的圖書館裏，引人入勝地各家典籍的涉獵。在異鄉受了人家底欺騙，譬如那熱血所換的到冷水的欺騙，我只要憶起你這兒的友人會信託我，幫助我，在極危急的時候拯救我的各種情形，我便得到很多的安慰；即

便撫今追昔，愈想愈委屈，而終於落淚罷，但內心是充滿了喜悅的。對！小鎮的人呀！我是有朋友的，你其奈我何！

因此，我念着你西郊的山麓，那里我們若干無猜的男女，曾登臨過，遊覽過，嘖嘖過；過大家爭着騎驢，滾了跌還是止不住笑。我念着你坡正中昂然屹立的白塔，在那里我們曾俯瞰過你偉大的城關，壯麗的宮院，一目無邊的豐饒的景色。我念着望鎮南城的天壇，那樣莊嚴，使你立在我眼前，都不敢大聲說話。我念着頤和園昆明湖畔的銅牛，最喜歡那夕陽裏騎索的雄姿；我念着陶然亭四周的蘆葦，愛它那秋天來一抹的蒼黛。我念着北城的十刹海，南城的天橋，撐着撐着的各色各樣的人，各色各樣的事。我念着市場的那些舊書攤，別處，零散的簡直就是他學。我念着，啊，這，個，題，怎麼開呢？那些殘破的廟宇，那些蒼翠的五六百年的松柏，那些灰色的很大很大的磚，一灣臭水的護城河，沿河走着的駝駝，同邁着駝駝一樣腳步的牽驢的人。真是！什麼我卻想念呢！只要是你若然的老城底，都在我神經底底處結了很牢的結了。說來你不信，

連初冬寒呼呼的大風，大風裏滾動的塵土，我都想。

蒼然的老柏，我愛到，總是在興安嶺以南，希馬拉雅以北，散佈在滾滾的黃河，滔滔的長江流域的，星羅棋布，是多少城池，多少市鎮，多少名勝古蹟啊，但祇有你這象徵這堂堂大氣的文明古國，彷彿是你纔孕育了黃帝的子孫，是你纔養長了這神明華育，及它所組成的億大民族。雖然我們有長安，有洛陽，有那些以金粉著名的南朝金殿，但那些不失之於僻陋，就失之於蒼薄，不像魏晉，就像魏晉，沒一個像你似的，既繁縷又華貴，既博雅又大方，包羅萬象，而萬象融而為一，細大不捐，而且細柔得其當，真是，這老先生纔和藹得可親，莊嚴得可敬呢。

秦漢就是這樣的國家，秦星的干犯，是惹不起她的氣急的，她有海量的涵容，點滴的創傷，她是不關痛癢的，她有百個千個的容忍，不過一朝一夕，時光慢慢她過去，干犯她的，要敬畏她了，要跪倒在她底面前，求她的有恕了，一處處創傷要漸漸地復原，漸漸地健康起來了，如磨礱之穿磨石似的，一切創傷都在時光的洗滌中磨原在

鍾應順下了。蒼然的老城，你不也正是這樣的麼？多少乳虎樣的少年，冒冒然地走了來，趾高氣揚，起初是目空一切的，但久了，你將他底浮誇，換作了沈默，忽而一天，他發見了他自己的無識，他自己的藐小，多少心胸狹隘的人，采大的事爭破天，不顧卽語，可是日子長了，他忽然醒過來，帶着滿臉的慚愧，他走上那坦蕩的大方的道路。芝蘭之室怕連磚瓦都是芬芳的罷，蜜餞金粟酸釀也發起甜來。飽有經驗的老人是看不慣乳臭的孩子的，富有歷史涵養的地方草木都是古香古色。不必名師，單這地方彩色的薰陶，就是極優越的教育了。何況，在這裡，街街巷巷都住持着哲人，詩家，學者呢？對你，不祇是愛慕，簡直是景仰。『我懂什麼呢？』有人這樣說，『在此老死罷！』也有人這樣說，是大有來歷的。

晨昏相對者六年，在第六個夏天，我因為什麼事情不得已而將遠去，那時我是怎樣地愁着，依依的可憐啊！爲了你這見的人們，使我眷戀不捨，一壁整着行囊，一壁落着眼淚，就像第一次離開慈母準備遠行一樣，那滋味是夠淒涼的。腳步遲滯地踏

上火車，心隨了車輪底機輪而步步沉重，彼此間的牽線，步步加緊，那是不多不少的永訣的情況啊！長年漫漫，懸想之情總算夠受了；地方愈遠，思念愈深，時日愈久，思念愈切；直將這重負繼續担下來，到今天，我有了歸來的機會。

旅途上我是怎樣的喜歡，又怎樣的懼怕呀！喜着眼前的重逢，怕着久別的生疏。提心吊膽，終於到「家」了。望見你更加蒼老了的城垣，還帶着親熱的曙光，彷彿說：「來了麼……」那一陣高興是說不出來的。我知道敵入底炮火，會給你過分的虛驚，我見了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都鄭重地問：「別來無恙」的話。及至看見你依舊那樣鎮靜，那樣沉着的時候，我便禁不住手舞足蹈了。可是你的確又蒼老了許多呢。雖說老當益壯罷，但那加添了的一條條皺紋，總不能不使愛你的人們增加幾分担

心。

現在幾天的光陰，又輕輕度過了，夢一般。在幾天之中，我過習了多少陳跡，訪問着你的底每一條大街，每一條小巷，撫摩着往日的印痕，追憶着那些時的艱苦的故

事，又是一度歡欣，又是一度啼泣，又是一度瘋狂。我很滿足，因為你沒把我忘記。

展眼我又要走了，那怎麼辦呢？在這臨行時的前宵，聽着你午夜的城市，黑漆漆，噤着和平的氣息，我懷了萬分惆悵。但想到你底長存，比得過日月底光輝時，我也知道自慰。後會有期，珍重罷！希冀再度我來，你鑒鑒依然，帶着你永恆的偉大與壯麗，期待我，招呼我。

期朝行時，但願你滿登了一天紅霞，光明裏，照顧我到遠遠的天涯。

二十二年，夏。

島上的季節

就開頭吧。這里說的是那綠的青島的事。

青島的春天是來得很晚的。在別處，楊柳樹都發了芽抽了葉，桃杏樹都開了花，綻了果的時候，青島的風還硬得像十冬臘月一樣，落葉樹還禿光光的沒有透鵝黃嫩綠的意思哩。到三四月天，有的地方胖人們都在熱得嚕了，這裏還得穿皮衣棉衣。所以那時候到青島旅行的人，若然趕的是膠濟火車，走着走着就涼了起來，在回去的路上，也是走着走着就熱了起來。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的那境界，已竟是初夏月份了。近海地方，氣候變得這樣慢，是很奇怪的。可是一聲鵲鵲啼，報這陽春天氣，到來的時候，青島是有的可看的。先是那蒼然的山松透的一層新

翠就很夠使人高興得喚起來呢。接着那野火燒不盡的沒坡荒草，重新披起一襲綠衣，一眼望去，就幾乎看不到赭黃的土色了。街裏邊，住戶人家，都從將頭離軒探出黃的迎春花，紅的薔薇花來，紅磚築就的牆壁上，滿爬着的爬山虎，葉子也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大，直到將整個的一座樓房完全塗成綠色。姑娘們換上各色各樣的衣裳，少奶奶們也用了搖籃車推着娃娃在馬路上散步的時候，那就是青島春天熱鬧的季節了。日本的櫻花也就在這時開放。

提起櫻花，那的確是很熱鬧很豔麗的一種花。成行的盛開了起來，真像一抹桃色的彩雲，迎風擺動着，怪妖冶的，像泡沫一樣的輕鬆柔軟。日僑婦女不管遊人的擁擠在花下，情不自禁的跳起舞來的都有。男子們也席地而坐，發狂般的飲酒呼嘯。落花時節，趁了大好的月色，約同三遊伴去花下閒步，願意躺在花蔭度一個春宵的事，常常有人作如是想的。醉眠櫻樹下，半被落花埋，不是很有意思麼？當你看花歸來，初度覺得天氣有點點微暖，身上有點點慵倦的當兒，你就會嘆息着說：「這纔是春天。」

變。

在黃梅雨連綿瀟瀟的日子，海上吹來的霧也特別多；往往三天兩日的不見陽光，全市都迷濛着糊塗着，那是怪令人煩厭的。身體素來羸弱的人，在這時候會疑恐自己生了什麼腸胃病，覺得渾身不舒服。但是亮藍的天空捧出一個澄澈的旭日來了，病也就跟着好了；一度晴天換一個歡悅，也挺妙。

二

五月槍就有人洗海澡了。夏天就那樣悄悄的在大家不知不覺中偷進了青島。在你還正以為是陽春天氣呢，忽然，晌午時分，却已經要穿單衣拿扇子了。慢慢外國的水兵來了。各地避暑的人也來了。熱海邊的房舍就十倍二十倍的房金漲上去。一個個的日，生意陡然興旺了，當是抖擻着泥濘的水兵和白我的朝鮮的妓女，燈紅酒綠，音樂到午夜還兀自演奏不息。聽吧，那「噶噶」的噪音，O.K.的聲言，洋車夫

呼，*shinkaha* 的聲音，滿街都是。這是那裏全聽得到哼洋歌的人，喂，青島走運的時候囉。

正午，陽光正曬得炎熱的時候，到海水浴場去，多遠多遠就望得見啤酒、冰激凌的旗帘高高的挑着。馬路上照來擁往的都是車馬。你看，哦，一排排的小房前面，臥在沙上的，撐了紙傘的，學生樣子的派司球的，男男女女，老到有了襁褓，小到剛會走的，都來洗澡來了。水裏邊，真是萬頭攪動，萬頭攪動。活潑的像游魚，靈便的像野鴨，拙笨的像河豚，噉啞啞，肉，曲線，海水，粗波細浪，他們那裏知道什麼叫做熱天，出汗是怎麼回事呢。在水裏發着，在沙上曬着，有的人還飯都不回去吃，直呆到傍晚纔收拾散去。不是連夜裏都有洗澡的麼？日子是過得那樣優閒的。

海上的落日最美：碧海映着紅霞，銀浪掩着金沙，雲霓的顏色也是瞬息萬變的。加以海鷗飛過，翠羽翻翻，遠遠的帆影參差，舟楫來往，那情景，真得使人流連忘返。太陽落後，天上滿掛了星斗，市上灑亮了街燈，夜景也很宜人。海風吹來，又涼爽。

又潮濕，白晝的半點炎熱都完全消逝了。身上只感到清快。出來乘涼的人到處都是。海邊石欄上有人，沙灘上有人，公共長街上也有人。切切私語的，嘈雜喧鬧的，就同夜市般熱鬧。不然，「輕車不響，輕塵不起，十里洋街都似冰。」青島的馬路是有名的，並了肩走走，「邊道。」林叢山畔聽聽夜鶯，也極恬適舒服。這樣直至夜闌更深，還有汽車的喇叭聲，遊人咯囉咯囉的聲音哩。沒有多少蚊子，醒來，又一天了。

三

青島八月天最熱，溫器中秋緩慢慢渡到道地的秋天去。因為節氣晚，所以秋天也是踟躕遲到的。說到顏色的複雜，氣候的溫和，天空的晴朗，秋並不弱於春。單看重九後那遍野的紅葉，就抵得過陽春天那滿山的花草不是。那不只是美麗，簡直是燦爛；活像一大蓬火，一整坡笑，看了是會令人感慨，發狂熱的。到山上去逛，常常有野兔驚起，你可以嘗到獵人的風味。野菊的香，瀰漫在山巖谷豁間，又頗能阻家風，撲撲

夫生涯。到樹葉凋零的降霜時節，出門看山坡裏的處處野火，那又是另一種情趣了。眼看避着的人走了，也沒有了那天天喝醇酒的水兵，街市上便漸漸的冷落起來。很多酒館歇業了，應時的舞女也一幫幫的搬到了上海去，青島的繁榮是該整換的時候了呢。

年冬歲暮，纔能算是冬天，到來年的三月初冬天還一個字兒的纏綿着；冬，恐怕是比較長遠的一季吧。可是青島市上惟有這一季沒得可說，沒得可玩。既稀罕大雪，又缺少颶風駭浪，幹麼呢？只有清晨起早聽一聽駐軍的號角，夜深人靜領略領略禮拜堂的鐘聲而已。街上是冷清清的。夜晚八點商店就上門，路上的行人就稀稀疏疏了。只散見的幾個警察，抱了指揮棒，在佇立聽報時，和間或有的三五車夫，索索的冷擺了。

聖誕節過後，匆匆就是年了。
啊，是這樣的青島。

馬

馬是天造之物，那自是一種靈物。——廣俗諺

也許是緣分，從孩提時候我就喜歡了馬。三四歲，伯伯纔咿呀會說，亦復剛剛記學，朦朧想着，彷彿家門前，老槐樹蔭下，站滿了大個人，說不定是送四姑走呢。老長工張五，從東院牽出馬來，鞍轡都已齊備，右手是長鞭，先就笑着嚷：「跟姑姑去吧？」說着，一手攔上了鞍去，我就高興着扭扭學唱：「騎白馬，玩鈴玩鈴到娘家……」大家都笑了。準是父親，我是喜歡父親而却更怕父親的，說下來罷！小小的就這樣皮。一箇高興全飛了。下不及，躲在了祖母跟前。

人，說說就會慢慢兒大的。坡裏移來的小桃樹，在菜園裏都長滿了一握。姐姐出閣了呢。那遠遠的山莊裏，土財主。每次搬回家住娘家，母親和我們兄弟，總是於夕陽

的輝照中，在莊頭眺望的。遠遠聽見了鑼鈴聲，隔著疎疎的楊柳，隱約望見了在馬上招手的客人，母親總禁不住先喜歡得落淚。我們也快活得像幾隻鳥，叫着跑着迎上去。問着好，從夥計的手中接過馬轡來，姐姐總說：「又長高了。」車門口，也是彼此問着好，客人儘管是一邊笑着，偷回首却是滿手帕的淚。

家鄉的日子是有趣的。大年初三四，人正閒，衣裳正新，春聯的顏色與小孩的興致正濃。村裏有馬的人家，都相將牽出了馬來。雪掩春田，正好馳騁競賽呢。總也有三五匹罷，騎師是各自當家的。我們底，例由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叔父負責，叔父騎膩了，就是我的事。窺察不少啊：隔村的祖伯叔，兄弟行輩，年老的太太，較小的隣舍姪妹，一湊就是近百的數目。嶄新的年衣，駭笑的亂語，是同了那頭上亮着的一盞晴空比着光彩的。騎馬的人自然更是鼓鑼有加嘍。一鞭揚起，真像霹靂聲，颼颼的那耳邊風絲，恰應着個滿心的矜持與歡快。馳騁往返，非到了馬放大汗不歇。畢剎的鞭炮聲中，馬打着響鼻，像是凱旋，人散了。那是一幅春郊試馬圖。

那樣直到上元，總是有馬騎的，親戚家人來人往，喧嚷而外，代步的就是馬。那些日子，寒裏最熱鬧，年輕人也正蓬勃有生氣。姑表堆裏，不是常常少不了戲謔麼？毒酒筵後，不下象棋的，就出門溜盪趟馬。

孟春雨霽，滑漚的道上，騎了馬着捲去的涼雲，麥苗承着殘滴，草木吐着新翠，那一脈清鮮的泥土氣息，直會沁人心脾。殘虹拂馬鞍，景緻也是宜人的。

端陽，正是初夏，天氣多少熱了起來。穿了單衣，戴着簪笠，騎馬去看戚友，在途中偶爾河邊停步，攀着柳條，乘乘涼，順便也數數清流的游魚，聽三兩漁父，應着活潑潑的水聲，哼着小調兒，這境界一品尙舊是不換的。不然，遠遠歸來，恰當日嶺半山，殘照紅於榴花，驢馬過三家村邊，酒旗飄處，斜睨着「聞香下馬」，那麼幾個斗方大字，你不儘得口流涎麼？纔怪！鞭子垂在身邊，搖擺着，狗咬也不怕。「小姪！喫飯啦，還不給我回家！」你瞧，已是喫大家飯的黃昏時分了呢。把鬚髯一捋，我也趕我的路。到家掌燈了，最喜那滿天星斗。

真是家鄉的日子是有趣的。

當學生了。去家五里遙的城裏。七天一回家，每次總要過過馬癢的。東嶺，西窪，河坎，叢林，踉蹌踉蹌過。不是午飯都忘了喫麼？直到父親呵叱了，纔想起肚子餓來。反正父親也是喜歡騎馬的，呵叱那只是一種擔心。啊，生着氣的那慈愛喜悅的心啊！

祖父也愛馬，除了像三國誌那樣幾部老書。春天是好騎了馬到十里外的龍潭看梨花的。秋來也喜去看磯山的楓葉。馬夫，別人爭也無益，我是抓定了的官差。本來麼，祖孫兩人，緩轡蹣跚於羊腸小道，或浴着朝曦，或披着曉霞，閒談着，也同鄉里交換問寒問暖的親熱的說話；右邊一隻鳥飛了，左邊一隻公鷄嚙嚙在叫，在純樸自然的田野中，我們是陶醉着的。Old man is the twice of Child 我們也志同道合。

最記得一個冬天，滿坡白雪，沒有風，老人家忽爾要騎馬出去了，他就穿了一襲皮袍，暖暖的繫一條深紫的腰帶，同銀白的鬚鬚對比的也戴了一頂綠紫色的風帽，寬大幾乎蓋得斗篷，馬是棕色的那一匹罷，跟班仍舊是我。出發了，呢？那情景永遠忘

不了。雖沒去做親事，尋梅花，當我們到嶺頭，繫馬長松，去俯瞰村舍裏的綠綠炊煙，傾駘那直到天邊的皓潔與荒曠的時候，却是一個奇蹟。

說呢，孩子時候的夢，比就風雨裏的花朵，是一招就落的。轉眼，沒想竟是大人了。家鄉既變得那樣蒼老，人事又夠坎坷紛亂，閒暇少，時地復多乖離，躍馬長堤的事就稀疏寥落了。可是我還是喜歡馬呢，不管它是銀鬃，不管牠是赤角，也不管牠是泥肥，駿瘦，蹄輕鬚長，我都喜歡。我喜歡劉玄德躍馬過檀溪的故事，我也喜歡「泥馬渡康王」的傳說，即使荒誕不經吧，却都是那樣神祕超逸，令人深深嚮往。

徐庶走馬薦諸葛，在這句話裏，我看見了大野中那位熱腸的面又瀟灑風雅的名士。騎馬倚長橋，滿撥紅袖招，你看那於綠草垂楊臨風佇立的金陵年少，丰采又與多麼英俊翩翩呢。固然戰車廐馬，顛傾於古道西風中，也會帶給人一種寂寞悵悵之感，但是，這種寂寞悵悵，不是也正可於或稍情景下令人留戀的麼——前路茫茫，往那裏去？當你徘徊躊躇時就姑且信託一匹舊識的老馬，跟了牠一東一冬的走罷。

聽說牠是認識路的，譬如那回憶中幸福的路。

你不信麼？「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那個落落大方說着這樣話的傢伙，要在跟前的話，我不去給他執鞭隨轡纔怪哪。還有那個異將軍的馬，看着別人整裝着，一點點勞碌就都去應酬獻功，而自己的主人却踢開了豐功偉烈，兀自巍然堂堂的站在了大樹根下，彷彿只是吹吹風的那種神情的時候，不該照顧了那羣不要臉的東西去亂踢一陣，而也跑到旁邊去驕傲的跳躍長嘯麼？那應當是很愉快的事。

十萬火急的羽文，古時候有驛馬遞探馬報道，寥寥四個字裏，活活繪出了一片馬蹄聲中那驚慌裏的忙亂與緊急，百八軍中，出生入死，不也是憑了征馬戰馬纔能斬將奪旗的麼？飛將在時，陰山以裏就沒有胡兒了。

落日黑大旗，馬嘶風蕭蕭。

噲，怎麼這樣壯呢！胆小的人不要哆嗦啊，你看，那風馳電掣的閃了過去，又風馳電掣的閃了過來的，就是馬。那就是我所喜歡的馬。——弟弟來信說，「家裏總買了

一匹年輕的馬，挺快的……」真是，說句兒女情腸的話，我有點兒想家。

二十三年三月，青島。

野孩子

萬年山下一帶潮濕的地方，有一羣野孩子。朝朝暮暮他們都混跡在拉圾堆裏，衣裳是那樣襤褸的，手臉也塗抹得夠骯髒，恰像慈女之於紫陌，繁星之對晴空似的。他們同若蠅做伴，給拉圾堆平添了一種恰如其分的點綴。六七歲到十一二歲，男女算來總有十來個罷，跑啊跳的有時很覺其亂嚷嚷呢。他們早晨不知從哪兒來，可是太陽出時他們都從哪兒來了；夜晚也不知回哪兒去，然而黃昏過後又都回哪兒去了。他們彷彿都有個家，也有一對爹媽；又彷彿什麼都沒有，只是孤苦零丁的，你看他們白天不是都沒人管的麼？誰也不管！只任着他們紛紛的從人羣中擠了出來，又紛紛的擠進了人羣中去。他們彷彿是人羣的廢餘。

拉圾堆裏的礦產並不豐富，畢竟是太荒蕪啊！燒殘了的煤渣，掃撿了的洋鐵罐，

算是大宗出息了；餘如烟捲頭，雜色的破布敗絮，繩頭兒紙屑兒，爛鉛筆頭，都是兼收並蓄的，但有毫釐用途就是他們的收穫呢。取捨之間，珍瑣殊微乎其微。

貨色的供給，全憑那一部白馬拖着的大車，每日一來二去是無定規的，因此這羣小小礦工，工作也就沒有準時了，挖掘比了玩耍，怕是後者還來得更快勤些。可是他們玩耍的花樣也多得很哩，賽得過白雲蒼狗的變幻。一種玩耍在他們簡直就是一種發明，一種創作。他們引起了過路人注意的是這種創作，使過路人由厭惡而憐憫，由憐憫而喜歡了他們的也是這種創作。

中伏，天氣炎熱的時候，拉圾堆受了蒸蒸，常常透出一種噁人的奇臭，那奇臭瀰漫開來，周圍半里之遙便很難得在那裏駐脚。我們的小英雄們似乎對此也無偏好，憩息的空裏往往跑到山坡的樹林裏去換換氣，去吹吹風。在那裏是有他們的建築工事的。譬如說，從拉圾堆渡上山坡，必要路過那夏天特有的一條小溪的話，他們便搬石頭折樹枝在溪上搭起橋來，小橋曲曲木，居然也頗有清趣。山坡上露天挖坑，如火

如茶的驕陽是受不了的，他們便在山崖下動手挖出洞來。洞的廣袤足夠五六個孩子坐下來『趕牛角』玩『雞毛蒜皮』那種玩藝。洞口遮以洋鐵片，風雨也可暫避。在古昔蒙昧時候，人們穴居野處，那情景去此怕也不過伯仲間罷？小孩子身上原就賦有不少的蠻性。

又譬如冬天，朔風凜冽的刮起來，硬人肌骨，重裘深居的人有時還禁不住冷得要打哆嗦，你說我們的小英雄只一襲破棉布衣，甚至破棉布衣而無之，他們不會凍得抽筋麼？就算小孩子血旺，也當不了什麼。爲躲避這種霜雪風寒，他們也是有辦法的。過路人啊，你得嘆服他們的奇絕。在你匆匆走過又匆匆回來的時候，空無所有的垃圾堆上會給你一所碎石土塊打牆，枯枝麻布袋蓋頂的小屋子看呢。即使工程算不得浩大，你却要記住它建造的神速不是像柳迎春之出入寒窗，低了頭鑽進門去，總伏下，都快樂得像打呼嚕念經的聖僧。擁擠擠的那一羣，歡笑之聲可達路側。

春秋天，不冷不熱，上樹爬山是他們頂好的遊戲了。他們上樹的本領可真不

錯，差不多比得了猿猴。高興起來就坐在樹杈枝裏打打瞌睡的時候都有。爬山，你也非佩服他們不可，不怕峭壁，不怕險巖，也不怕羊腸鳥道的石子嶺嶺，慣常赤着腳就奔上了山巔哩。競賽着，呼嘯着，山谷都震伏的起着迴響。有幾頗陡的下坡，繞着陡峻的，他們忽兒不高興跑了，便索性頭腳倒作一團，像拋一方土塊似滾滾下來，幾時到達平地，纔立起來，抖抖土，臉上掛一副驕蹇的笑。路旁有人會替他們鼓勁助興，可是也有人禁不住掉下淚來呢，雖然不知那是高興還是悲哀。

他們能翻跟斗，能做各種各樣的鬼臉，好事的過路人有時想給他們一個銅板，要他們耍那麼一套，他們不，一轉臉就拾煤球去了。彷彿他們並不拿玩藝來賣錢。他們會排了隊演兵操，因為附近就是營盤，也會百碼競賽，或架了竿子跳高，因為離不多遠也有一個運動場的緣故。他們學學堂裏的男女跨了腰臂走路，也學去公裏送裏的樂隊吹大喇叭，會的把戲太多了，看來他們是那樣的聰明伶俐。

他們的吃食不從家裏帶，那是有着另種來源的。來源就是兵營同路過的路

得幾飯，那利曉曉的飯，飯水是不多的，也不乾淨，但充饑不是還有餘麼？荒涼年，再遇着兵匪災患，草根樹皮都拿來填肚皮呢。世界原是如此的世界，人也是如此的人啊。

在這羣小鬼們中間，彷彿牽養着一個老頭兒；看年紀，老得那樣龍鍾，應當是他們的祖父，或食祖父之流體，不過仔細觀察起來，他們又似乎並沒多少血統關係。只是大家領着了這方疆域，便大家不分你我的混了下去，尊敬長者的念頭，又使他無形中『有禮食先生禮，有事弟子服其勞』。都是天涯淪落人啊！誰反對拉坡堆就是他們的田園，拉坡堆就是他們的家呢？誰懷疑老頭兒就是小鬼們的祖父，小鬼們就是老頭兒的子女呢？

除了那位養養的老人，野孩子隊裏還養了一條狗。那是怪瘦的，一條黑狗。那樣黑，臥在拉坡堆上，顏色是分辦不出的。那條狗的生活就如同野孩子們的生活，連五十步百步都不差。喫是同樣的喫，住是同樣的住，玩也是同樣的玩。野孩子爬山，牠也爬山；野孩子滾坡，牠也滾坡；野孩子翻跟斗，牠也翻跟斗；野孩子揀煤塊，牠也在煤塊

堆裏扒糞。唉呀，唉呀，睡時牠醒，那完全是人畜同科的。就一點差勁處：野孩子和將爬樹時，牠却不能，只好橫街直道，狂吠而已。

野孩子們的習氣夠多；陽光裏搗盪，午飯後小睡，破洋紙筒裏養迎春花，喂麻雀，拾山柴烤火，秋來山洞裏鋪枯草落葉，都是隨着季節定歸宿的——可是他們也吸烟呢！就看來還不滿六歲的那個也吸。拉圾堆揀得了烟頭，就吸烟頭，連烟頭也沒有的，就將那些醜態的碎紙曬乾捲起來當烟吸。喂，過路的人啊，你看了心上不發涼麼？「都是誰家的孩子呢？」

有人在流着冷汗。

我願意有那一天，萬年山下再沒有了拉圾堆。萬年山下再沒有了像拉圾似的那些拉圾堆上的野孩子。只市鎮裏街頭巷口站得有像露西亞似的那由小流氓混雜而成的認真而有精神的小衛隊。

「口令！」你聽，他們在喊。

二十三年四月，[]。

夜談

說不定性格是屋裏惹一派的，不怎麼會喜歡了夜呢？

喜歡夜得頭顱顛的人影。喜歡空寂的屋裏突然的孤燈。喜歡涼涼秋夜嘆息的迴雁。喜歡江船上眼熟的旅客靜聽夜半鐘聲。喜歡驚濤拍岸的海嘯去失夜還句磔的迴應着遠山近山。喜歡使祖逖拔劍起舞的陣陣獵鷹。喜歡像倪翁巷烏陰裏接連三的汪汪犬吠。喜歡午夜的一聲狗。喜歡小胡同裏清幽着的貓兒那當的游玩。喜歡直響到天亮的舞場裏的爵士樂。喜歡酒房裏空室的花燭把燭下看讀報的新嫁娘。喜歡飯館裏夜深還有人喊茶房要開窗。喜歡長長的舒一舒懶腰，睜惺忪的太陽子口打個噴嚏。因為喜歡了夜，這些夜裏的玩藝便都喜歡了呢。

是的，我喜歡夜，因為也喜歡了夜談。

火燒錢的白天，那些人們，忙得在吩咐人吩咐的時候，那稼者斗正，那起，銅錢，汗一把泥一把的，在日間，苦辛勞碌，買買家正，賣助着，氣，聲，珠，響，口，角，流，沫，毫無，怨，的，詩，歌，着，在，彼，此，勾，心，鬥，角的，裏，着，聰明，工人，們，心，手，都，變，了，機器，坐，堂，裏，先生們，在，金，了，不，是，當，理，說，着，生在，園，着，息，偷，先生，睡，陶，惡，的，那，點，閑，暇，這些，想，談，話，談，何，容，易，要，談，且，等，到，夜，罷，要，談，也，最，好，是，夜，吧。

夏天，夜，裏，在，鄉，間，雨，剛，放，下，晚，飯，的，筷，子，星，星，就，已，撒，滿，天，了。庭，院，裏，蚊，子，多，也，多少，有，點，兒，悶，熱，替，祖，父，拿，着，狗，皮，衫，褲，提，了，水，烟，袋，走，到，邊，牆，了，楊，柳，樹，的，場，園，時，時，咯，咯，響，說，着，雨，的，地，上，已，坐，滿，了，人，了。接，着，錢，衣，的，坐，着，小，板，棧，的，脫，了，鞋，就，拿，鞋，當，了，坐，墊，的，鋪，了，草，蓆，疊，了，腿，躺，着，的，都，乘，涼，來，了。老，年，的，爺，爺，中，年，的，伯，叔，年，輕，的，兄，弟，貧，富，是，不，分，家，的，都，親，熱，的，招，呼，着。

「喫過了麼？」

「這邊坐坐啊。」

有說着欠欠身的，也有說着就站了起來的。心上算是平安而發暗啞。先是會吸煙的吸一陣子煙，不會吸煙的去數數星提提燈火，慢慢的就談起開天來了。慢慢的就說起故事來了。有長毛造反，有梁山伯祝英台，有『那年大旱一週七七四十九天，田中顆粒無收。』說鬼，說狐仙，說家長理短，真有味哪。害怕了時往人縫裏擠擠，聽得高興了，隨了大家一塊兒笑笑。望着一直黑到天邊的茫茫大野，看着星，看着螢火，看着煙斗一亮一亮的微光，心是沖淡寧靜的。人是與夜合融了的一個。流星掃過了，大家嘆：『你瞧那顆賊星！』路邊走過一支燈籠，狗吠起來了。

『狗！』有人在呵叱着。

問：『上那兒去的？』

『趕店的呢。』或『到城裏去的。』那提燈籠的問話。

心上一種往往接着就平安了的。眼望着燈籠遠，遠。眼前故事又開頭了。偶然也來兩口二羹，饅子，你，金棒，再來幾牌連……還是小樂。

這是夜談，這是鄉間的夜談。這樣夜談是常常到兩夜纔散的，是常常到露重了纔散的。是常常談着談着有人睡着了，打起呼嚕來；有人被壓了，打起呵欠來。有誰家孩子的媽媽，她的孩子：『還不給我回來睡覺！』孩子揉着眼睛，不願走，可是走了。又有誰家丈夫的老婆，喊她的丈夫：『我說，還回家麼？』她語的老實的丈夫，也是不願走，可是也站起來走了。這樣你走，我也走，人就漸漸的稀，話就漸漸的少了。到人散淨了，狗也『啊哼』一聲，舒起懶腰來，留下的就只有吱吱的蝙蝠飛，嗡嗡的蚊蟲叫，彷彿還在談得熱鬧。

有遠離鄉井的人，柳風沐雨的漂泊，山啊河的跋涉，想着家，邁着疲倦的腳步，好在太陽快落的時候趕到了一家野店。進門，踐踏腳上的塵土，擦一擦臉，蘸蘸鼻子，到屋裏，喝茶呢，怪渴，喝了幾杯，不想喫東西，也胡亂的應酬了幾句，不過應酬，接睡的時候，却僵僵睡不着了。對了一盞燈，孤零零的，又乏，又悶，又愁，簡直想落淚，想哭。忽

然這時候專門開處，又進來了一位客人，搖子的吧，推小車的吧，趕了毛驢賣道的吧，不管，都是接宿的就好。你看他，進得店來，也是蹣跚腳上的塵土，擦一把臉，醒醒鼻子，屋裏來喝茶吃飯。其初你本來毫無心緒去招呼他的，只是恁得想落淚，想哭。可是後來你招呼他了。

「從那兒來呀？」

「往那兒去呀？」

你問他賣姓，他也問你賣姓，不是慢慢的就熟了嗎？慢慢的就說起話來了。同是天涯的客入啊！同病是會相憐的呢。說着話彼此都感到了幾分親熱，幾分慰藉。就這樣，便忘掉了你的孤單，也不很愁苦了，悄悄的你就睡到了夢中。那怕醒來枕上仍復有着淚痕，總比你這一夜更夫的振聲，在牀上泥鰍似的輾轉不寐好得多。

若然是他鄉遇故知呢？那就更該喝杯酒賀賀了。你們不會坐以待旦麼？話一夜是說不完的高興了，緊緊握住了手，熱過了，涕淚闌干，或拍着肩膀彼此會心的笑笑，

誰知道那些什麼話呢？夜是寂寞的，你忘了；夜是漫漫見長的，你也忘了。你只感到
飄忽，只感到雙上心來的莫名的脈脈歡喜，莫名的陣陣酸辛。

這又是一種夜談。

要是，外面風聲一刻緊一刻，處處暗探包圍得水泄不通，二萬萬蒼生，却還兀
然在一間小小的頂樓上，或一所悶氣的地下室裏，燃一支紅燭，光微弱得呼吸都窒
得在凝，但會說些什麼，理些什麼呢？切切嘈嘈的說話聲，怕全惹了眼睛去聽縱隨。
可是人並不慌張，倒是鎮定鎮住了，每顆熱烈的心的，用眼裏灼灼的光芒互相喜悅
的對看着，彷彿在期待着一個人，在等着一道極嚴重的命令似的。好久好久，正凝感
着：

「怎麼還不來？」

「該不會有差錯吧？」

忽然，不敢相信的，聽着，輕輕推開了三下門，果是，從門縫裏擠進來的是一個被布藍衫的青年。正是他，清瘦的身軀，犀利的眼光，緊閉的嘴唇，像甜着蜜一般的意志似的。大家下意识的，立了起來，歡迎他；又下意识的，就座的坐了下去，聽他說話。

先是女孩子樣的，大方而燦爛的笑，給每個捧持的靈魂投下一付定驚而驚刺，接着那低微而清幽流暢的聲調響起來，就發新出山的泉水那樣了東有致，說聲，說聲，就像說一個舞女的聲，說字就就像講一部古書，說到生活，說它應當像雨天的雷電，有點響聲，也有點光亮，而怕就靠一團即過的短促呢，也好。說死是另一種濃的顯顯，不必希冀也不必怕，那是與生活無關的。說好細的愚蠢，說暴動的盛事，也說那將來的萬衆壓壓的升子。三樣留神，你看，各個人都從內心裏透出一種沒遮攔的歡笑了，滿屋子都罩上那含羞似的紅光。下，捉襟見肘，裏面，人人額頭上，粒炸炸似的，飽着，了一種不可遏抑的力。

這也是一種夜談，和這種夜談是不會打盹的。

夜談是有味的。除夕大年夜，一家老小，守歲喝黃米酒，燒大盆火，同話祖宗這事，零亂的爆竹聲中，那夜談是瀟灑着天倫之樂的。兩個看坡的老人，地頭上禾稼裏，領一條狗，曳一桿獵槍，在夜色淒其的時候，吸煙說雜話，聽禾苗刷刷的長，那夜談是有田野風的。幾個青年人捧了一位鶴然可親的老先生，向他質疑問難，說詩經裏的鄭風，講希臘神話，娓娓動聽的那博雅談吐，是充滿着苦香的。偶語桑市，眉眼便代替了唇舌；楚因對泣，眼淚說一腔抑鬱。『開瓊宴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管它閒情還是逸趣呢，夜談總是可愛的。

不信，你來，大大的煮酒，開小小的一爐醇酒，一聽香煙，若干份上海小報，烤白薯，煮蘿蔔，錢卷禁書，替你約兩三個知心朋友，在花香的春夜也好，雷電風雨的夏夜也好，蕭蕭風雨唧唧蟲鳴的秋夜也好，深冬大雪夜也好，月白如水的時候，一夕數驚

的時候，別後宜達，都隨你隨你談，作徹夜的談。那麼，臨床西窗獨下，該是你睡不着覺的時候了罷。

喂，伙傢，就請移駕夜談如何？

啼曉雞

犬守夜，雞司晨，殆與人之食色相似，那是天性。

從很早就嚮往於「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那種古樸的鄉村生活。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淵明翁歸田園居裏的名句，也是從心底裏愛好者，玩味不置的。這還不是什麼遁世想，思有以寄跡山林，實是田野風物，那竹籬茅舍，豆棚瓜架之類，所給與的薰染過深的緣故所致。

在都市裏，烟囪，樓廈擠得滿滿的，處處都是摩托車年紅燈，金與肉的輝映。人們黃昏起牀，黎明就寢，晝夜生活壓根給它翻了個兒，對守夜司晨的雞犬之聲他們怕得很生疏吧。那同古昔戰場上長矛盔甲一樣，在綠氣炮坦克軍的隊裏，怪聲怪氣的，於今，報曉麼，有自鳴鐘，有早號，汽笛，防護聲，有警察，紅頭阿三。雞狗禽獸之聲，還不接一

過去！你看，三更三更敲着梆子過夜的更夫，都躲到僻靜的城角落去了呢。

可是，雖說如此，對噹噹的雞啼，汪汪的大吠，還是覺得有些親近。無論在那里聽，到總彷彿感到鄉里般情味，這也許是沒落的表徵吧，對這點沒落却是固執着的。你且想想看，秋天，晌午時分，老大的太陽，正照得你睜着，這都鄉的，在鄉間，一個小村落裏，雞家禾場上秋收後，一大堆草柴的頂上，高高站了一隻隨花大公雞，驕傲的昂着頭，尾上長長的翎翎招展着，那樣優美，映了日光在欄杆閃耀。牠遙遙的先兀自向四方眺望，會忽然伸長了頸頭，「哥哥噹噹」響亮的叫起來了。停一息，聽了聽什麼，「哥哥噹噹」，又叫了一聲，緊跟着，村南村北，村東村西，不知有多少雄雞，百數十個吧，也一齊響了應聲，這裏噹噹，那裏噹噹，遠遠近近，合成一片的鬧着。你不神往麼？草柴跟前，雞家棚幾天真的孩子，手指點在腮邊，紅紅的臉，都看呆了呢。「咯咯噹，咯咯噹」，你聽，偏偏那邊又來了母雞生了蛋的呼喚，真教人高興！要是太平豐年，家給人足的時候，在這一陣正午的雞啼聲裏，你想像不到家家的飯菜香，及

那食桌邊熙熙和樂的情趣麼？

「犬吠呢？你且別怕。雞則踏入一塵出世或走近一家宅院的時候，總會有瘦的，肥的，被波礫嚇的大小狗，以兇兇囁囁向你鳴來示威，然而牠不至就傷害你的，不過虛張聲勢，迎你過來送你過去而已。若真的在一家門口站立稍久的話，那吠聲便會給你喚出一個人來。」
「狗！誰呀？」清脂懸旌的聲音，誰不定還是一位極花面素樣的姑娘哩。要是熟，就請進作個客人，不熟，「這家杏花開得真好！」或「棗都紅滿樹了！」說了一句話就走也行。那條狗，一壁廂，却已用親熱的目光注視着你，搖了尾巴了。

怎麼樣，可過癮？

若然有工夫，以袖手旁觀態度，看看雞鬥，瞧瞧狗打架，不也有趣麼？你看那勝者的趾高氣揚，敗者的垂頭喪尾，就很令人興感。甚而愛管閒事，以同情心驅策，都想打打不平。可是不勸你去學唐明皇，因了喜歡民間清明節的鬥雞戲，便在宮中修了雞坊，選六軍五百小兒，養千數長安雄雞，來馴擾教飼。那是滿可不必要的。『軟溫新刺』

雞頭肉，「不客氣，咱們萬歲爺晚年原有點兒荒唐。養狗，而至餓肥了無所事事，去看他賽跑，逗牠邊旋風呢，也無聊，酒色財氣，魚鳥狗馬之什，成了癖，是都足以使人不爭氣，墮往泥潭裏去的。」

要真的像孟書君的食客，雞鴨狗豕，也是了。本來麼，雞鴨狗豕，偏偏夜裡三更，不到雞叫時候，你就學那一聲，騷一回寧邊雞，騷一回守園人，有哈關係？總比愁白了頭髮還過不去關好得多多不是？看來伍員是比較笨的。『韓穰雞人報曉，』周禮春官中就有，所謂祭星夜呼以警百官早起的「雞人」在。

說回來，大以守夜吧，夜裏犬吠却有點怕人。特別那一陣緊一陣慢，村犬猶猶然的齊聲亂吠，就往往把孩子們圍在了被裏。以為那裏又遭了毛賊了。大人們也不敢睡熟，慣常坐起來，放土槍，警惕萬一的不測。雞啼呢，就好。長夜漫漫何時旦？當你在旅牀上輾轉不寐，風雨夜雷電交迫的時候，啼雞一聲，就有丁盼頭了。儘管是漆黑漆黑的黑夜，總敵不住「逼逼的雞聲相催，慢慢的東方欲白，月沒星稀，就黎明了，就大亮

了。

農家春耕季節，雞叫頭遍長工就起來喂牛。雞叫三遍就帶了犁耙繩索上坡。最懷念閃灼的星天下，料峭的春風中，雞啼聲裏，犬吠聲裏，那伴了三頭耕牛，兩隻獵狗，一車農具的上坡人啊。咯囉囉的說話，隱約約的人影，猶如夢中。在跟前你不願同他們一塊兒走走麼？於是迷戀着的。還有，除夕夜闌，祠堂前，家人正圍繞着發紙馬，燒金銀鏢，放鞭炮的時候，五更雞啼也一聲聲繁了起來，那情景又是怎樣的靜穆，深邃呢。很多人童年記憶的網裏，對此怕就打得很密的結吧。

雞鳴的時辰真怪：在夜要欲曙天，在晝要日當午；陰雨也罷，冷暖也罷，到時長就喔喔的啼了上來。且是那樣有尺寸斟酌的。你萬物的靈長啊，康德老先生那有名的哲學散步，難以時間的準確，惹了人的異常歎服，但比之唱曉雄雞，不是還有點距離麼？是不想，想來確夠神秘。

有閒雞起舞的故事，有長鳴雞的傳說，有野雞鳴的古原詩山。朝有一束帶待

樂鳴。『時有』，『樂聲』，『店月人路板橋霜』——『張你鎮在郡城的朋友，籠裏金絲雀與天架上鸚鵡，誰夠了？何妨於星月夜，驛橋邊，胸懷鬱悵時候，去聽一聽那千戶萬戶的樂聲，大吹聲呢？』它是可以給你很多慰安很多鼓舞的。不信，前路茫茫正自躊躇當兒，『隱隱的雄雞啼處』，『山那畔村舍』就不遠了。

二十三年十月，於『山屋』。

夢到平蕩夜車

不必送啊。說着說着站台上還是擠滿了衫袖。

「上車吧」

「回去吧」

……餘聲鏗鏘朗朗地響。

紅旗捲起，綠旗展開了，丟着繡子，搖着手帕，鳴——那一聲汽笛隔窗的一羣小女孩在嗚嗚咽咽地哭呢。車驕勁了。我掣着鐵的欄干，踩着車門前的踏板，是怎樣想「發跳下來」，「怎麼走」，幾乎是怨恨的心緒。想着一個人底寥寥數語，明天不送你，好好的親着朋友們歸去的背影，蒼然的古城一點點移向後去了。黯然地走進車廂，木然地一下眼所落是模糊的形。嗚嗚嗚嗚長途上路了。

時候是傍晚，夕陽偏斜地灑着餘輝，地上投着樹木房屋疎冷散亂的蔭影，幾個雄偉癯壯的女驢，便是點綴着若干村舍的近郊了。不敢面對旅伴彼此都是帶着太多的委屈，姑且向了車窗望大野指去。

……一聲古塔，一座紅廟，劍鏖着百千年的歷史文物滄桑變遷像斑髮老翁拄了龍頭拐杖，點了霜點的新髮，在莊嚴地肅然地過了悠長的音調，話崇禎皇帝弔死煤山和圓明園被焚的遺事，那唏噓慨嘆，使人聽了黯然淒然。一拱橋，一樹柳，靜靜地鋪襯了料峭的初春晚景，即使一切沉默啞然，却都是滿懷說不出心事。偶然三五行人，才子在阡陌陌畔，有的牽了驢馬，有的肩了囊囊，錫鬚禿禿的腳步與隆隆的車輪融合協調着譜就了一曲向晚的音樂，是那裏村集散了將是歸去的鄉人吧，遠望樓樓炊烟裊裊着禿樹枝，一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一平安的晚景。

想到了人家的歡聚，便感到自己的漂泊，滿車人像堆擠着滿車貨，個個帶着遺憾，早已把滿頭打聽了。莫哀莫哀，莫不得野車賣弄弄，莫喧野中第一死生勇，於了沙

涼吹來，飈風，狂急似的在山裏林裏翻騰的雲裏奔騰，一團騷擾，一同

旅愁無自，忽然眼裏噙了不知從那兒來的淚。『沒出息的人啊！』心裏想，『什麼事值得如此感傷？太脆弱了！若是一舉一動都要這樣沾沾，將來多危險能成得什麼事呢？』凡事往遠處大處看，兒女情腸，孩子脾氣，是拿不出門的。』可是沒有用，愈想愈想的結果，噙着的淚反而簌簌落下來了。

隆隆……漸漸地，日落黃昏，車頭闖進了雲夜去。窗外邊，烏黑，晦暗，恰像杳無涯際的深淵，村舍的濃黑，樹木的濃暗，崗巒的起伏，給就了崎嶇百折的虛線，深深淺淺的墨線，地平線上遠遠的偶爾一點亮光，閃動着，跳躍着，不知是鬼火還是夜行人挑的燈籠。唔，真是在做夢呢。高一些看，那點點，點點，直徹到天邊的星星。

車廂裏也已亮了灰黃的燈光。乘客們都假依着踏脚着睡了。疲憊的旅途啊！都這樣可惜，他們都在做什麼夢呢？寧靜和樂的故鄉？艱難饑餓的荒旱？寶寶祖母底糖菓？青年愛美底溫馨？還是風雨，突突的槍聲啊！做着各種的夢。你看，一個蹙了眉頭

苦笑着，一個個邊捂着臉笑，喚醒也是悲歡，夢也是悲歡，這刻，人雖正笑着，忽然哭起來了。正哭着，忽然笑起來了。解不開的謎，

夜有點涼了。

正是，夜有點涼了。

紅燈，綠燈，一站，又一站。真寒涼！站旁賣東西的卻如此寥落。

——燒餅哩！

就祇這一個單調的喊聲，如許冷清。聽了，我真想問：

「喂，伙計，你不睡覺麼？這樣涼的夜，同夥們呢？都那兒去了？你穿的衣裳可夠厚，你可是過了燒餅的籃子還在餓着？」

天啊！我要呼一聲「天」了。

敵人說：「蒼天救助我，救我底敵人毀滅吧！」

敵人說：「蒼天救助我，救我底敵人毀滅吧！」

有甚麼。可是我還要手一鬆。一天一促。柔鄉不接自怪事。自己也是錯過的。

天生的憂鬱病氣，不知怎麼愛上了夜晚。一點不想睡，便醒着做起來了。不在銀燭對影多臥，沈沈陳跡的許多事，都擠到眼前來了。進山跑得快，夜裏靜了一大半，紅燭夜話的蕭瑟男女，未央夜街頭的豆腐攤，山嶺的詩句，銀馬銅龍風夕陽，與樹梢黃昏……沉澱在腦海裏的歷歷，翻開來還是這樣新鮮，真是的，生活爲什麼這樣多變！

灰塵到了。半小時的停留裏，這電車，跑租界，買東西，吃宵夜飯，急急跑，隆隆車又開了。車原是過路的旅客，這些原都是夢境。唉，誰不是過路的旅客呢？誰不是在做夢呢？在這一段匆匆的旅途上，生老病死，悲歡離合，都祇是旅途中一幕幕的夢境啊！有里千里，滿廳著的工夫，便已到了，十年百年，悠悠忽忽地就過完了，都是夠朦朧夠潦草的。

隆隆……車行疾也。

假寐一會，醒來已是半夜了。夜景那樣淒其。

「喂，唱個歌怎樣？」問旅伴說。『感情聊勝無。』兩人啞啞地哼吟起來。離開慈母的兩小，本該有人照顧的，却在兀自相互地碰着，眼裏都含了淚。——我們彼此的體察，有着如此的比擬呢。有點孤單，亦是相與慰藉；前路，隆隆……地走吧，不怕！

滄州站，欄外幾盞油燈下，都擺了燒雞。聞香下馬，是名產，姑且買隻嘗嘗，一人一條腿，大吃大嚼。相對了笑笑，滿手滿嘴油，得算享福麼。不是？

再走，隆隆……一覺，兩覺，三站，五站，德州了。『吹角連營，』那麼些馬，那麼些兵，東方偷偷地白，天慢慢地亮，火紅的太陽出來了。

火紅的太陽出來了。把流波般的思想，讓他一幕幕地消逝，只隨了車頭，隆隆，隆隆，猛烈地向前衝去。

燈籠

雖不像摸燈籠，燈光明而至焚身，小孩子喜歡火，喜歡亮光，却彷彿是天性。放在屋子裏就哭的寶貝，點亮了燈要聲就止住了。歲稍寒夜，玩火玩燈，除夕燃瀾盞金，放爆竹，是孩子羣裏少有例外的事。儘管大人們怕火火燭燭的危險，還說『玩火累夜遺坑』，那種跡近恐嚇的話，但偷偷還要在神龕裏點起燭來。

這活活的太陽算着，一切亮光之中，我最愛的月華，如沸的繁星，同一支夜晚來挑着照路的燈籠。提起燈籠，就會想起三家村的犬吠，村中老斗呵詞的聲響，就會想起龐大的晃蕩着的影子，夜行人咕咕嗚嗚的阻語，想起祖父雪白的鬍鬚，紅光亮大方的臉，吐酸野果惹起腸又痛的鬼火，村邊社戲臺下想起蘭燈裏的懸案，花生葉，冰糖葫蘆，台上的小丑花臉，隨堂請『司馬巡深山』，真的，燈籠的緣結得太多了，記

的期裏，有的就都是。

記得，作者公正鄉的祖父，晚年每每數過去五里路的城裏說事，一去一整天回家都是很晚的。湊巧若是沒有月亮的夜，長工李五和我便須差去接。作者我們除了李老五的敘家常，便是一把腰刀，一具燈籠。那時自己對人情事微還不曉，好聽點說，心裏像絲絲縷縷，什麼爭訟吃官司，是不在自己意識領域的。祖父好，在路上輕易不提幹着的事，倒是十路數着牽牛織女是幾些進京趕考的掌故，雪被雞鳴，雞鳴店宿，每每令人忘路之遠近。村犬遙遙向燈籠吠了，聽得了是主人，逐漸來迎，犬聲其混也。到家常是二更時分。不是夜飯吃完，燈籠還在院子裏亮麼？那鍾聲照然庭院的靜寂，是一輩子思慕着的。

「路上黑打了，燈籠去罷。」

自從遠離鄉井爲了生活在外而孤單的掙扎之後，像這樣慈母口中吩咐的話也很久聽不到了。每每想起小時候在村裏上燈學，要搖了燈籠走去搖了燈籠走回

的事，便深深感到擾亂。母親給留宿的宵夜食品便都是在親手接過了燈籠去後，帶給自己的。爲自己特別預備的那支小的紗燈，樣子也還清清楚楚記在心裏，雖然人已經漸漸在青蔥尾梢上的人，母親的頭髮也全白了。

鄉俗還顧唱戲掛神袍而外，常在村頭高挑一掛紅燈，彷彿燈柱上還照例有些松柏枝葉，竹籬棚。掛紅燈，自然同歲伏捨茶，臘八施粥一樣，有講衍好的意思。松柏枝葉的點綴，用意却不甚顯然。真是，若有無行客，黑夜迷路，正自四面虛蒼的時候，忽然發現漫天正紅燈高照，總會以法村不遠而歡歡高興起來的罷。

舊明歲在東宮結婚，爲高五尺八的燈籠，這燈籠王金銀而風至驟然的那個歲事，本該遠了，恨無緣觀賞。金吾不禁的那元宵節張燈結綵，却會於太平豐年在幾處仙姑小舞臺，差過熱鬧。跟了一條龍燈在人海裏跑半夜，不覺疲乏是什麼，還要去看燈，燈籠店，到跑馬路，猜源字油坊出的燈謎。家來睡，不是還帶一掛小燈籠在牀頭麼？夢想飄浮燈火開花。

想起來，族姑還嫁，大送大迎，會聽過徹夜的鼓吹，看過角燈火，轉前轉後，雖不像宋史裏高宗載，準有打燈籠子親導官八十人，但輝煌景象也夠華貴了。那樣族家彷彿還是什麼京官，於今是破落戶了。進士第的官衙燈籠還有罷，垂珠璫的朱門卻早已褪色了。

用朱紅在粉壁上描宋體字，從前很引起過自己的喜悅，現在想，當時該並不是傳統思想，說家裏什麼富貴榮華，而是根本就愛那種玩藝，和廟裏大門上過年貼的紅聯聯一樣。自然，若是粉壁上的字是「向書府」或「某某縣正堂」之類，雖得了意思，也會覺得不見的，但普普通通一家純樸性的家用燈籠，可也未始勾不起愛好來。

名燈，還沒見過，總該有翠羽張蘇的妝粉罷。假定是暖濕濕的春宵，西宮南內有人，在燈籠光綫裏噴熱語，也有人在紙窗簾下緩步，帶一縷幽情，意味儘是深長的。雖然，這一切好一個「子江」，倘不弄，風狂浪大，浪大狂風」的漢城，也許有燈籠作伴。

伴，但那時入的處境可憫，緣淚就怕數不着長了。

康壯是意外點兵，吹角巡營，夜深星闌時候，將軍在盞燈看劍，那燈籠上你不希罕寫的幾個斗方大字是霍顯赫，是漢將李廣，是唐朝裴公，唐夜入蔡，同胡人不敢南下牧馬的故事，同日月一樣亮起了人的耳目的。你聽，正蓬蓬馬嘶也，我願就是那燈籠下的馬前卒。

唉，壯，於，金，燈，籠，又，不，夠，了。應，該，點，火，把，數，聲，海，燈，效，應，原，的，一，把，烈，火！

說忙

我不信神，但基督教的『聖經』我却願意讀。我愛着『創世紀』裏耶和華那臨天的工作，奠定了天與地，分就了黑暗與光明，又飲水爲海，填土爲陸，吩咐陸地生草木結種子，海裏撒下活潑亂跳的游魚，天空放出衆鳥，使手掛就太陽皓月與衆星，說句隨便演說，是極其雄辯的，好像哈氣凝作雲的男女愛它，不在這所時，我們纔有了靈光，纔有了光，空氣的供給，而是你說怪，不爲了耶和華那一陣的忙碌，那忙碌裏是落這複雜上的生動與底微的，雖然，每七天聖靈藉了他所做的工作，他從他所做的一切工作休息下來，他也有閒暇的，但這種安息日的閒暇，不正還是他忙的结果，同另一類忙的預備地位，於此看，那應是屬於上帝的意旨的。

史記上說周成伯禽曰：「我一沐三盤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

定襄人。」這三匙三匙的添頭，應當算得了忙的。周王治承，「焚心茹耳，居喪三年，廬山到水，定高山大川，」曾三過家門而不入，這也應當歸到「第一窮義法」在時候天子勤於政事，有「天未期而過，日既暮而食，」肝食符義」的說法，曾征西大將軍陶士行初爲廣州刺史，日達百幾習勞，曰：「吾方致力申展，通衢獲選，恐不稱事，」來都忙得可以，餘如諸葛孔明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曾文正公於事書旁午或馬修德之際，猶「天寫日記作家書，囑咐大姊做花鞋，家人出入不得騎馬坐轎等情，心都難得一日閒。」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聖人仲尼，「其於經義，物物似否終實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言，唯謹爾。朝，與士大夫言，聞問如也；與下大夫言，覘視如也；與公門，動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僕，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那那敬嚴而恭誠實，忽而和樂正直，忽而端莊靜敬的忙碌態度你看得見麼？他老先生「益重於齊太師聖顏，三月不知肉味，晚年讀易，韋編三絕的，也曾說過：「養若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話的，算來，也總夠忙了。

朝忙，唐朝共我同接的凱歌與凱歌，一個開荒夜鳴，就拔劍起舞；一個恐人者先醒，就受其苦。這凱歌與凱歌，他們做夢會做到悠閒麼？要知道，那是後來演過一番棋中流的人，動手動腳，這些神聖帝王，降三公侯將相的忙，於肝腦手足，猶如秋雨的草草，人是不足爲則的。雖說那與以酒爲池，燕肉爲林，使男女保，爲宴夜之飲的殷商王，忙於荒淫不可同日而語，與明朝要食汝汝元宵，唐明皇的忙於飲宴之樂，亦各異其趣，但終久不是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從手測日的奸奸百姓所忙的一類。這魏晉朝，主侯將相豈有適乎？這是的，彷彿如此，帝鄉不可窮，還要舞阿彌陀佛，看那野風光。

和漢太平的鄉村，只要寒暑適度，早晚均勻，人們一年到頭，是有出作的日子的。在春天，東風解凍時候，他們就已收拾犁耙，種金預備耕田了。耕田之後，一連是忙的，是種麥，春草，種一園桃花，樹樹鳴禽聲，婦女們將過冬的棉衣拆洗添補，男兒輩，將麥子，日子難過，種麥，種麥，種麥，就只好起來，勤勞他們的日曆之春。

麥困，更覺日長，知道人們從早忙到晚，倒頭睡下，是連個好夢都被驚得無暇做的。慢天熱了，是夏天。有了螻蛄，螳螂，有了蚯蚓，蟋蟀，『王瓜生，苦菜秀，腐草爲螢。』人們的忙便會跟了汗流在這時候加緊起來。清晨趁早涼，要早起，夜晚怕熱炕，要遲睡。忙完了蠶桑，是麥子忙完了，麥子是穀子高粱。喝涼水，吃剩飯，蔥蒜以避五毒。『兒童不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連頂無用的孩子，都有得忙呢。忽然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說一聲秋，人們就更慌起來了：穀不要收，菓子要摘，房子要補，棉衣要做，就是人入都有手千隻，也還是有地方放有去處用的。轉瞬，冰凍了，臘來了，是冬藏日子，飢寒也跟着追踪而至。要敲冰取水，和手飲牛，白晝匪飢，午夜虛驚，幾時熬到年梢歲暮，父老相聚多少，喫頓團圓飯了，然而一陣年忙逼過了除夕，元旦却又又是另一年了。在農家什麼時候有休息呢？什麼日子終不忙呢？去到三家村裏問問看，三歲童子他只會指給你祖父的新墳作例。

說來又豈止村舍兒女如是呢。在都市裏，趕來拏去的商人，手裏一隻算盤，就按

動着終天算不完的匆忙出入交易所的大廳，時時在捏着汗絨着腦汁。僧信還連的小商店小貨攤，就鋪錄計數，爭執着毛而八分。你想夜裏做夢他們不會跟了一紙鈔票滿天飛麼？小夥計整不慣夜，緊攢着前站，就打盹了，實在一天太忙太倦了！工廠裏發吼的馬達底下，又有多少人在暈眩着頭腦忙亂着手脚呢？手工業的編家，更是只有睡的多，面黃肌瘦的學生，和趕不出貨來急得喝燒酒打老婆的師傅。

啊，忙什麼都在忙着。太陽系的星球都說一個個都在忙着自轉公轉而億萬年不休歇哩。你歇的時候，應當就是毀滅的時候罷。人類從遠祖到現在，一代代在忙着生老病死，而構成人身體的細胞，又是忙着它的新陳代謝作用的。草木無情，也是一年一枯榮，忙着發芽，長葉，開花，結實啊！你說什麼不——原來忙裏孕育着生動，如同開裏之充滿了死寂。因了動，所以戶樞不生，流水不腐；臭人也因了忙而沒有競爭，互助進步。不然野蠻一朝，被懶惰淹着過了一生一世有什麼用呢？

就說閒，彷彿也是忙裏偷閒，纔有這意思。誰不喜歡炎夏烈日下，綠地的老鳥從填頭樹蔭一袋煙裏邊所得的慰藉呢？誰不喜歡涼水匠木匠一番工作過後休息時，遞幾杯濃茶一陣戲謔呢？又誰不喜歡應一天工夫讀完一卷好書，到茶曉時分對着樂也似的夕陽去咀嚼書裏異理那醇濃的滋味呢？跋山涉水之後，野店裏時夜是睡得格外甜的。『好事多磨』，亦應以此理尋之。

顧炎武說：『北方之學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南方之學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難矣哉！』兩個『難矣哉』，怕正罵着他們一個閑字。是呢，公事房裏看閱書說笑話，回家來吸大煙打牌，責任推給一層層的上司，公事派給一級級的屬員，而終悠悠盡圖家民族怎樣，人生大道如何，一套套不兌現的鬼話，你說這樣的一事不該像豬一樣一個個送往屠宰場麼？厚祿高官，他們留下來的是人類的污濁臭恥辱。

到這裏纔想起爲什麼孫中山當致力國民革命的時候，被人逼到了孫和總統上，鉤蜜促了，還鎮定下來稱大元帥發號施令。爲什麼晚年的汪精衛被人牽掣，一個

隨時都要爆發的炸彈一樣，從德國邊境到那國邊境，小心翼翼地父養走，弄得無國無家，連棲止下來立立足養養病的地方都找不到的時候，還不放棄他世界革命的主張，一停下來便繼續寫他的令人聽見了就打哆嗦的革命的紅書。科學家愛迪生一生觀察實驗，到了八十歲的老年已有百多件的發明，但他還不死心，到斷氣的前幾天還要挂了手杖到實驗室裏去做橡皮革的研究。蘇聯對一個突擊隊工人斯塔哈諾夫的工作成績要那樣重視，甚至有了所謂「斯塔哈諾夫」主義和運動。這些都爲什麼，我也知道了。

因此，凡是從日出到日落爲了什麼在忙著的人我都喜歡起來。想到美國總統 威爾遜爲了自己一點點世界和平的幻想，在歐戰結束的期間拿一個忠厚風的學者去與法國死了都要立着墓的那老虎拿破崙相克，選孟梭和以老奸巨滑稱的英國 路易治在巴黎和會上無有介事的折衝格拒的情景，我就不禁起一種畏敬之心，雖然結果他的理想失敗了，沒得到國人的諒解而致抑鬱身死。達到爲了反抗羅馬黑

衫黨無理的侵略而逼出蜜蜂火宮門聲鼓向國人宣稱要身先士卒戰到最後一滴血爲止的阿比西尼亞王賽拉西那一股不屈不撓的英勇精神，我就願意像詩人拜倫之參加希臘革命一樣跑到非洲投到阿王腳下去作一個任他驅使的士兵。日本的西園寺翁，不管他的國籍如何，我是愛他的忠君愛國的赤誠的。——我愛菩提一個好醫生，愛一個爲子女憔悴的慈母，也愛一個黎明即起勤勞爲善的莊稼老頭。

啊，忙啊！『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告訴你三腳都踢不醒的懶種，起來！世界最大的人，是多的，時代的轆子是不在慢轉前進的。我們應當振奮起來幹些什麼纔好呢！萬世名也罷，蠅頭利也罷，爲自己，同時更爲人人。不然，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你的空閒也難得久長啊！

讓別人『……連女人的屁股都不願意摸』罷！你，却應當去學夏天的蝴蝶，爬，春天的蜜蜂飛。

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濟南。

羽書

齊沙絲系之一

羽書，或羽檄，翻成俗話，應是「雞毛翎子文書」。這東西彷彿是很古就有的。漢書注義說：「……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微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烏羽插之。」史記裏也有「以羽書徵天下兵」的話。出於古詩詞的，更數見不鮮，如高適的燕歌行裏「校尉羽書飛翰海，單于獵火照狼山」的句子，和岑參詩裏類似的「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都是。想來，羽書是用之於緊急軍事的無疑。因爲古時候雖有睿智如諸葛先生者，能發明木牛流馬用作戰爭利器，但用電波來傳話遞報的事却還沒人曉得。信鴿呢，雖得從使自如，但九書呢，又嫌麻煩費事，於是徵文插羽毛，畫便急行如飛，就算靈驗迅速之能事了。不信，那木簡的另一面所寫寫的「達達

速」的字樣，就很敢得過於今「十萬火急」的電文。

童年在家鄉當小學學生的時候，曾朦朧記得有過「雞毛翎子文書」下鄉的故事。說陳國，那是歲時月日記不清的意思，留的印象却很深很深，至今回想，還歷歷在目。

是一個黃昏。黃昏，在中年人易多閑愁，「閑愁似與黃昏約」，在小孩子就易生恐懼。那晚也是都吃了晚飯罷，巷口有的是立着談閑天的人。有牽了牛到村邊澗裏去飲牛的。家家門口的狗在冷打慢吹的吠着。也有誰家媽媽喚孩子的聲音。空氣很平靜，不又有點兒異樣的浮動。忽然一個鄉莊的小夥子跑來了，滿頭是汗。對，是冬天，有點風呢。那人穿着短襖，繫着腰，戴一頂瓜皮藍帽。跑到人叢裏，站定了喘喘。說是找莊長問：「什麼事？」他啞啞着說：「雞毛翎子文書！」聲音很低，但很清楚，很有力。站在周圍聽的人臉上都立刻罩了一層嚴肅與矜持，互相看看，也偷偷回頭瞧瞧，氣氛恰像深秋的霜朝。我那時雖還小，是頭一次聽說「雞毛翎子文書」，但也打了一個

寒，爲什麼却不知道。

有人把莊長請來了。不知誰去的那樣快，一請就到。彷彿原就在跟前似的。那人從腰裏掏出文書來，又連咳連喘的說：『日子鐘，啊，初五雞叫趕到！三個，啊，每人每一根白蠟桿，兩束乾草。啊，一莊傳一莊，不得有誤！不去的燒……』他說着，大家一壁聽，一壁看他手裏的一個木牌，那就是文書了。方方的，下端有柄，頂頭括兩根雞毛，正面寫字，是『速速速』。聽着看着，人人的嘴都閉緊了，身上頓時充滿了小心與力。莊長接過木牌來，手都哆嗦了。即刻吩咐，結果是我們家的馬應差出發了。騎馬的是雞蛋百順。

記得，天緊跟着就黑了，漆黑。我被父親看了一眼，就跟着家去了。

狗彷彿都不再吠，沉默鎖住了全村，像暴風雨的前夜。

那晚，家裏的馬回來似乎已半夜了。大門是上了鎖又開的。

過了幾天，忘記是幾天了，初五。日子鐘上發了大火，燒的是各村帶去的乾草。縣

長的轎子在那里被農民擄去了，坐轎子的是上頭派下來的查邊委員，弓了重傷。縣長聽說是在化裝了莊稼老斗逃跑了的。穿着破棉鞋，棉襪露了鞋子，也戴一頂瓜皮帽。說是一天沒吃飯，叫了人家「大爺」，人家纔給了一口飯湯喝，都傳得有名有姓。後來事情怎樣進展，不很清楚，只知道當時城裏好幾天沒有官。要丈量地畝的也不丈量了。很久纔又知道口子鎮上幾個領頭的，砍頭了一個，坐獄了倆。

這是一回「雞毛翎子文書」的事。從那直到現在沒再聽那兒還鬧過這玩藝，可是總覺得那兒是在鬧着。還！速！速！很快就集合了大幫人，燒着大火，千萬根白蠟桿底下，有人犧牲了，有人跑了，有人坐監獄了。那雞毛翎子文書像一個魔鬼，又保一位天使，散布着惡耗，也當是帶着幸福，在飛。替猶太老人，他賜每家孩子以不同的恩物，替猶太洛斯，他的金箭發出，某某男女心裏就發起熱來，也替猶太嚼鐵牙的戰神罷，有些人聽着他簡直就像在御了霹靂疾馳呢。

自然，最恰當的譬例還是希臘神話中的莫奇茲，那風神，雨神，牧畜，耕國的使者。

八月十五殺魏子，那故事只聽得傳說，還沒見過歷史的明文記載。說是魏齊心的，只一宿就將那滾古魏子從中原給肅清了。真是悲壯，痛快，可歌可泣的歷史的頁數。可是誰發的命令呢？多言的嘴是怎樣用秘密的封條封住的？覺得神妙了。我想，傳遞消息會用的是『雞毛翎子文書』罷？雖說山遙水阻，交通多滯塞不便，但你曉得，羽書是會飛的。雖說中原版圖遼闊，足跡殆難踏遍，然而，速速速，羽書是飛得快的。雖說，魏子已佈滿了中原，混進了戶戶家家，作了戶戶家家的主人，但你要明白，忿怒鎖在了每個漢人的心裏，血液都被狼毒煮沸了，即使怒不敢言，笑裏也可以藏得住刀子。那怕它魏子再多些，只要下深了錐，自然會連根也拔盡了的！

啊！『雞毛翎子文書』飛啊！去告訴每個真正的中國人，醒起來，聯合了中國人真正的朋友等那一天，再來一個八月十五！

我還沒見過長城

書沙坐乘之二

朋友，真慚愧，我還沒見過長城，長城却已變了顏色。

記得六年故都，我曾划過北海的湖，看那裏的白塔與荷花，陶然亭賞過秋天的蘆葦，冬天的晴雪，天橋，聽雲裏飛人聲裏，聽踢毽子的，聽相聲的，故宮與天壇，我聽見過它的壯麗和雄偉，走過長長的西長安街，與夫排滿了舊書及古董的廣甸，白如銀，過正月十五白雲觀的廟會，也趁三月春遊遊過慈惠廟，幸觀的頤和園，那裏萬壽山下，有昆明湖，湖畔有銅牛，隱隱東京宮南，都伴過漫漫，即無名勝，近蘇小館，裏也可喝茶，吃滿漢餛飩，還有走走就到的東安市場，更是開下來溜溜的太好地方，可是，六年，西，山溫泉我都去過，記得就沒去什剎海，為此，離開了故都會被人譏笑，說：「太國」，誤。

「什剎海都沒逛過，還配稱什麼老北京！」當時吳也閉口無言。有一年發狠，湊巧有緣重返舊京，記得還沒進旅館的門就偃好了去什剎海的車子。夏天，正趕上那里熱鬧地擺子戲，搭臺的茶座，直挨着訪問了個足夠。印象彷彿並不好，心頭重負却卸去了。記得第二天，纔有空去文津街，進國立圖書館。

朋友現在想什剎海不見算什麼呢？沒去看長城纔是遺憾啊！萬里長城！去北平只不過點鐘的火車。

萬里長城，按提時的腦子裏就早已印上它偉大的影子了。讀中國古代史，知道戰國時候，魏惠王，燕昭王，胡服變俗的趙武靈王，都曾發落的築過長城，來衛國禦胡。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匈奴之後，又因地形，制險塞，從臨洮至遼東，將長城來了個連絡的修築，延袤萬餘里，工程的浩大，那不是楊廣的運河，西歐的蘇伊士所能比擬的。就秦始皇說，他的焚書坑儒，建阿房，銷兵器，千百年後在人的腦子裏事蹟已黯淡了，獨萬里長城卻鏗古灼今鮮亮着。但是，秦始皇來也長城，比那前者却又太渺小不夠響。

了。萬里長城在讀的心上不用大字描着呢？那是世界人類的標幟。也彷彿中華這四千餘年的文明古國有了它纔不朽了似的。華夏的象徵雖然不似英國的西敏寺那樣神聖在那里聚集着若干帝王哲人的魂靈與骸骨，這却是幾千萬古代華胄血肉的結晶啊！比擬希馬拉牙山的額非爾士峯或可望望項背罷？若論偉大的話。

真實在駱駝書屋，聽主人告訴，有一次趁平緩車過南口車站，意欲去青龍驛，解站臺小立，順了一目荒曠的山麓望去，遙瞻依地拔天的萬里長城，那種偉的氣象使你不要引吭高呼。蜿蜒的山巒是蜿蜒千迴的城牆，是綢堡，是再上去穹廡似的蒼天。山下是亂石，是谷壑，是秋後的蔓草婆娑。西風刷過，那一脈蕭蕭聲響，淒涼裏含了悲壯，令人巍然獨立，覺得這世間只有自己却又忘懷了自己。很記得，主人說時，從沙發椅上跳起來，豎起大拇指，諄然的臉上滿罩了青年的光輝，拿破崙般的氣度。記得從駱駝書屋出來的歸途，披了皎潔的三五月，自己邁的是駱駝般的大步。

又一回，一個青年畫家的朋友，談到自己繪畫的進步，說幾乎像英國擺佈一處

醒來底下旌冕的詩片一樣，是逛了一次長城纔將筆法放開，心胸也跟着寬闊了，那談吐的神情，也簡直令人疑心他生生吞下了一座長城的開口，是呢，太史公司馬先生，聽說周覽了名山，太川文章纔滿蘊了磅礴的奇氣，江南風物假若可以賦人以清秀的面容，騷麗的才藻，塞北的山巒與曠野是會給人，以結綰的體魄，雄厚的靈魂的，啊長城！

從山海關一路數去，朋友，你知道麼，像喜峯口，古北口，像居庸關，雁門關，一個個中原的屏藩，要緊，上口真要有聲應援的響亮呢。十夫當關，萬夫莫敵，守得住一處，就可保得幾千里，驕城喚兵，願意挨門進訪，去問問古蹟，溫溫古名將的手澤，從把守關口的老門工和城下淳樸的住戶那里，略取一點孟姜女的傳說，金兀朮與忽必烈的史實，但是我還沒去，竟然已無緣去了！

朋友，你可想過，在長城北邊，那黃河九曲，渾富一套的地方，帶一幫苗壯的男女，去耕種一處村落，疏濬堤壩，充渠，澆灌田畝，作一番開草萊，斬荆棘的艱難事，這麼那

墓地土最肥，人煙還稀。你想過，在與安嶺的東南陰山山脈的南部那一抹平坦的原野，去藉深河飲馬圖河的流水，亦夏來豐茂的牧草，來編織柵欄，築土為壁，於「馬關子」裏馴羊毛，養駱駝，擠牛奶麼？那工作頂自由，頂灑脫。不然，騎馬去罷！古北口的馬匹有名哩。淡煦日當頭，在平沙無垠的原野裏，你儘可縱身於野馬羣中，跨上一匹為首的駿驥，其餘的會跟你呼嘯而至的。不要怕那嗷嗷嘶聲，那不是示威，應是迎迓的狂歡，你就放胆馳驟奔騰罷，管許將你遠遠抑鬱吹向天去。「藍幕繞牛羊，敲冰飲酪漿。」那邊塞寒冬霏雪凝冰時的生活，你也想嘗麼？住蒙古包，烤全羊，是待它的滋味的。漢王昭君曾或裝乘馬抱琵琶出塞而去，文姬歸漢也曾惹得胡人思慕，捲簾垂為吹笛，奏哀怨的十八拍。巾幗中有此矯健，難道你堂堂鬚眉就只知縮了尾巴向裏退麼？

唉，說什麼，朋友，我還是沒見過長城！在恨着自己，不能像九鵬鳥插翅飛去；在恨着自己，擺脫蝸牛似的蹣跚，和周身無名的鍊索。投筆從戎倒好，可惜沒有班仲博！

的稻路。景慕張謇，景慕馬援，但又無由去使西域，去馬革裹尸。奈何！哈！ 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漢驃騎將軍霍去病，那纔算有骨頭！無怪他六出伐匈奴，卒得威震異域。

朋友，我還沒見過長城！但是，長城我是終於要見見的！有朝一日，我們弟兄從夢中醒了，彈一彈身上的懶惰，振一振頭腦裏的懵懂，預備好，整裝出發，我將出馬蘭峪，去東北的承德，赤峯，出殺虎口，去歸綏，白靈廟，從酒泉過嘉峪關，去西安，哈密，吐魯番，北庭，回來，再過天下第一關，去拜拜盛京，問候問候那依舊的支那百姓！

長城！登臨！匪淺，願爾爲華國作障，壯起胆來！

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幾棵大樹

在這綠肥紅瘦春夏交替的時候，天氣正雲暖適度，城裏的朋友，不斷地有來我們鄉下溜達溜達散散心兜兜風的。到這里，往往主人還沒迎出柴門，遠遠便聽見客人樂道：「你們這兒風景真好！」到屋裏，一杯白開水喝不完，先又急著說：「到外面逛逛罷。」出去到村落左近，沿着煦暖的東風，踏着芊綿的草地，一路數着各色的野菜花，看齊樹的婆娑，他們往往是讚不絕口的。若於水車井邊坐下，指點着極近的山巒及一眼瀾望的曠野，溪巧那里傳來耕田人喝牛的聲音，或村舍人家一聲鷄叫，他們會衝口而出的說：「簡直是世外桃源。」

啊，「世外桃源！」這在我們終日鎖在鄉下，爲繁重的責任苦寂得像念倦了經的古剎的老僧一樣的人聽了，你說不奇怪麼？初想真覺有點奇怪！可是仔細想過一

通，或到城裏忙了一天，於傍晚披了夕陽回來，再看見那一綠綠到天邊的景色時，總會恍然於那朋友的驚喜是有道理的。原來住慣了芝蘭之室的人，就難乎其爲芳香了；戀愛期中的 Anna 等結了婚生了孩子，也就管家婆一樣味同嚼蠟了。耳濡目染覺得平平無奇的這郊野風光實在有它的偉大可愛處，院子裏的幾棵大樹，就是這樣想過了之後，回頭來被我特別注意起來的。

要說大樹，忽然又想起從前居處的海棠院來。海棠院，夠多雅馴！彷彿賈家衛蕪院似的，應屬麗華金屋聚燕蘭宮之類；而其實，這里說的只是北苑學校一處圖書館的院落而已。那院落不挺大，兩株海棠就將院子遮得滿院樹蔭了。自然那兩株海棠是有相當繁茂的。我愛海棠，喜歡吃又甜又酸的海棠果，喜歡看又豔麗又濃郁的海棠花，所以在北苑學校時，那個院落我就叫它海棠院了。同時也是朋友們讀書，閑話散步，喝茶的場所。關於它，記憶裏有過三五月夜大家話盡終宵的事，有過佐以蘭陵酒妙首續肉高歌數曲的事，也有過年近古稀的前輩先生因××嫌煩於樹下教書

的事。印象都很深很深，不過這海棠院落雖有往事點綴在牆壁，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但真要說的有着大樹的庭院相比，却像玉如意與宮殿建築較量有了差別了。差別就在後者有的是幾棵大樹的緣故。

要說的樹，是美國白楊。聽說是在清末這里辦農政學堂的時候栽的。現在都已長得粗十幾丈高了。一直上伸的軀幹，密密匝匝的葉子，一株株看齊了似地排着，兩行可四五十株。葉子的綠，綠得一塵不染，乾淨的恰像鄉下姑娘剛洗過的竹布衫子，真喜歡人！那葉子是無風自鳴的，終天價濤索作響，音韻幽怨可聽。若有憂鬱人是極容易引起「白楊多悲風，蕭蕭愁煞人」那種情緒的。細雨微風中，那聲音有些抑鬱，很足發人深省，移人沉思。狂風暴雨中它呼嘯裏就帶出悲壯，人也會跟着煩憂起來。但我喜歡它的還是在午夜同清朝的時候。

在午夜小睡初醒，四壁靜悄悄的，連個貓叫都沒有的時分，滿院裏只瀰漫着它那簌簌的嘈雜，枕邊一念襲來，你不會以為你正趁了一隻輪船向大海移行，以為依

蒼島上山屋，臥聽上潮時驚濤拍岸的音聲麼？那麼再入睡時你的夢境就該更美了；起碼伯就是金銀島或古舟子的歌。在清晨，我愛那樹巔頭傳來的一片鳥聲，有乾咳的啄木，有唱着『不如歸』的布穀，有嗷嗷啞啞吵嘴似的喜鵲，麻雀，『長尾巴郎』。若是公冶長，總該打開窗子說聲『喂，朋友，早呵！』的罷？即不是，也應趕快起來，向院子裏高舉了雙手去打打招呼。那清新的空氣同清新的感覺是會令人忽兒覺得年輕起來的。

在聖賢桑梓的曲阜，看孔子手植檜，子貢手植楷，在泰山腳下的岱廟瞻仰唐槐，漢柏，都極愛好，因為它肩負着幾千年歷史的陳跡啊。古聖先賢的手澤，神明華貴的光輝，彷彿都在它那老幹秃枝，皸裂的皮層，及偶然的一叢蒼翠的葉子裏蘊蓄着，蘊蓄着。誰不喜一處破落的書香人家正對了垂珠門樓的一棵古槐呢？他創業祖先在那兒拴過高頭馬，掛過百靈籠，老年來領孫子看過螞蟥爬樹的。一世的榮華，幾代的富貴，古槐都曾經歷過；敗家子的浪蕩行為也給它添劃過年輪。又誰不喜歡山河

跋涉的途中就道旁一株古柏蔭下去，我向一位譹然的長者問路，歇歇脚，聽取一點關於那老樹的傳說與故實呢？「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但種樹人往那兒去了呢？你曾否發生過這樣的疑問？

是的，就這面前的幾棵樹說，現在是這樣高大了，當初是誰種的來？種的時候他可曾想到這樹未來的種種？一年年一枝枝一葉葉，是怎樣長成這樣子的？樹巔頭架過多少鳥巢？有多少鳥曾在這兒棲止，唱歌或竟輕輕掠過？當這樹還幼小的時候，總該有人是天天挑了水澆溉，拿了刀斧修剪的罷？後來長大有蔭，也總該有人渣夜眠不得，披衣於樹下徘徊，望望樹隙裏露出的疎疎的星，踏着地上珊珊晃動的散碎日影，去尋那麼一點閒愁的罷？現在我是在這兒與它朝夕晤對，它給我的慰安不少呢。寒冬我看過它秃枝頂上麻雀的朝會，沿着朝暾的開嘶，給人多少溫馨；日夕羣鳥噪晚，打發去若干不道的意趣。深秋的繽紛落葉，添人一種淒涼；春來枝葉萌發，也給心頭播下一線生機。於今行將是盛夏了，葉子長得青翠起來了。濃厚的蔭涼，和淡

人杜君所說：「恰巧當了涼棚呢。」雖說這得屋裏光線微微暗了些，但門窗開處，那一抹森森然的綠，是令人愉快的。

前些日子正當種樹季節，朋友們又設計於樹下的甬道旁邊栽了兩行小柏，樹掘土担水，整整忙了兩天，一個無花的庭院又平添了不少生色。時滿月餘，小樹都綠起來了，有欣欣向榮景象，大概是會活下去的；可是栽樹的人却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走了。我常常想：後來的人對這樣勻整的小樹該作如何感想呢？二十年後，小樹都長得有點像樣子的話，自己真會重來當又作何想呢？喜悅罷？感慨罷？惆悵罷？知道「城郭依舊人民非」，朋友們輩是到不齊的。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陳子昂先生的話說到自己心裏了。

其實感傷是不必的，像這樣粗大的白楊，頂老纔二三十年，頂多纔四五十株，又有什麼值得忖量呢？有緣到南洋去罷，那裏有熱帶的椰子林、棕樹林；有緣到北美加拿大去罷，那裏有高可直冲霄漢、廣可千數百頃、疎得任狼蟲虎豹的杉樹林。碧天

「所籠罩，赤地所舉托，那里不可以棲遑呢？」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有看太陽光的地方，萬物就滋長起來。有那麼一天，肩起一束行囊，且山海河嶽的漫遊去罷，處處參天喬木，怕又美不勝收了。

呀！
像大樹一樣，儘着向上長，你也儘着向前走罷！「無樹不成村，」路也是寬得很

薺菜花

薺在溪頭薺菜花。

薺，是一種極不稀罕的野菜。到處生長，幾乎像燒不盡的野草一樣。屬蔬類植物。羽狀有缺刻的葉子，常瘦削而欠肥潤。四瓣白色的小花，也是細碎而不美無香的。可是不知怎麼，在初春食品中，它却算山野美味呢。薺菜攤上與嫩瓜鮮莖有同樣高的價格，廚師傳的菜筐裏經常亦是用水鴨、山雞、蘑菇、木耳並擺薺菜的。「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經裏不也有這樣很高抬的話麼？不錯，看來三月陽春是會沾戀在溪頭薺菜花的。

午飯後，簡單的蔬菜中，今天忽然添了一碟苦菜。廉甜薺，到口頗有異致。問問鄰居，說是幾個女孩子送的，粗粗品味之餘，不禁由苦菜想起薺菜，由薺菜想起去年

很多春天的事來

是呀，一個人是會憑藉了點點滴滴的物件，憶到一大堆悠遠陳舊的事上去的；您，不曉得怎樣，於我，這却成了牢不可破的習慣了。丙夜時分，一聲「硬翅鏗鏘」，帶來的是全套北京的懷念；蒼然的城闕，壯麗的宮殿，走不完擠不開的街巷胡同，同各種入的忙碌與閒暇，都隨了那聲音像游市燈籠般的在牆海樣浮盪起來。一掛紅紙紮的萬頭火鞭，着眼就是曩昔的昇平年景及祖父在時家庭的一團和樂。西紅柿給我一個女人的影子，天冬草使我記起那結永遠談不倦的血性伴兒。螞蟬聲裏要燥熱打瞌睡，蟋蟀唧唧令人感到淒淒別離。啊，就這樣，薺菜花孕蘊了百千種景色，惹弄着夠多的惆悵與歡樂呢。

譬如放風箏罷，就是同薺菜花分拆不開的童年盛事。

自然，提起風箏的原始，那是與薺菜花絲毫無關的，詞務錄載：「五代李邕，於宮中作紙正，引線乘風爲戲，後於簫首，以竹爲笛，使風入竹，聲如箏鳴，故曰風箏。」獨異

志：『侯景圍台城，簡文作紙鸢，飛空告急於外。』但那些又與我何干？要說的還是自己的事啊。

放風箏，你得先記牢那時在吹着徐徐的東風。天氣正有點料峭，又有點煦暖。『麥縷青而覆雉，』望上去，藍綠浪起伏，翻翻波動，像一抹碧海。羊綿的堰山春草，踏上去，棉軟軟的，綴以不知名的雜色野花，也直如輻輳錦繡。綢繡諸葩，草溪水在活活流了，有黃鸝鳴，有布穀鳥這里咕，那里咕。一顆顆纏的童心就忽而上天，忽而下地的墜了，處處啼鳥跳動起來。

說着，已經被風箏線牽到坡裏去了。同伴有十四歲的叔，有十二歲的小姑娘，自己該是八九歲光景吧，赤子之心，還夠真夠熱。

小姑娘：『割齊菜去，晚上好包饺子。』

叔說：『也帶便割『琉璃嘴』。』一聲呼出那首唱過千千萬萬遍的山歌：『琉璃嘴，跑煞腿，割不了來，啄着嘴。』風箏上的弓子嗡嗡響了。那邊長工五爺耨着地，

笑着說：「喂，少爺小姐們，太辛苦啦！接者放一宿不完啦，這家來幹什麼？」聽着，嫌怪不好意思，回頭却還是高興着去找漿糊補綴被柳枝掛壞了的蝴蝶風箏的翅子。

再說打鞦韆罷。

三月三日架鞦韆的時候，齊榮也正當行時，看見齊榮，不由的也教人記起打鞦韆來。鞦韆聽說本是山戎之戲，齊桓北伐，纔傳入中國。不知羅衣、越粉彷彿只許在皇家宮院中玩，頂會享樂的唐明皇會呼之爲半仙之戲，關天這裏就有「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那樣的話。看來黔首、編民原是無緣就足的。後來慢慢太衆化了，莫非是「君子之德風」的緣故，總之向來就是草木之人的在下，兒時是會做過半啦仙人的。

鄉下打鞦韆好處不完，全在立在踏板上邊幾個來同會有飄飄然羽化登仙之感，妙得還在玩鞦韆的時候，架鞦韆的地方，同打鞦韆的人，「寒食東風御柳斜」時候正值絲柳、楊黃，遠山、橫翠，從小寒到穀雨八個節氣，適當全盛，二十四番花信，恰

躍至蒼米。棉衣甫卸，單衫上身，人人都有著大病初愈般輕鬆。寒冬最難的肢體鬆算舒展開來。農事還不很忙，你說幹麼呢？春耕之暇最好玩玩秧糰了。

一條楊柳外出鄉鎮，地方正好一邊樹掛桃花，一邊株株楊柳，最富真如帝王家，他有這樣恰當的院落，人是無猜的鄉下人，樸實純真，連男的都會紅了臉害羞。行，不獨自去，三三兩兩俱，彼此招呼着叔叔大爺，姑姑姐姐，那親切是沒有虛飾折扣的。秧糰雖不必採繩畫板，但這一傳送，送那一個，踏踏得滿臉汗，還嚷着不累不累，湊巧有新嫁娘，被大家騷不過，坐在秧糰板上，被丈夫送一回，兩側臉都會從脖子紅到耳梢，笑是止不住的。扭扭捏捏的小家氣，就全做燕子飛了。燕子飛，秧糰索上正有點彷彿呢。

鄉間說的「六月六，爬城牆，一百天不害腳冷」，那自是胡說白道。驅寒小兒玩泥的老實話，三月三，扛秧糰，却應當會消病祛災的。早頭是歐美的新潮，還未汨沒到中國，人們不知道哈呼，戶外運動，但三月曲水會，九九登高節，五月龍船，清明踏青，不

紛亂嚷嚷却都得了戶外的實惠了。說句矯情話：不怕您說落伍，我倒願意把籃球放
起去樹蔭裏打打軟槌呢。

啊，養菜花喚起的往事不少啊。整個春的意念彷彿就包圍在這家裏三個字裏。
因為它我想起菜園左近捕鳥的故事來了。想起麥末黃時露桑的忙碌來了。想起了
桃杏花想起了紫陌紅塵同紅塵中照來過往的看花人。也想起柳絮榆錢蒲公英
天飛的麻雀。幾時再玩玩那嬰兒時喜歡的玩藝呢？於今夢夢的魔障將美夢的虹
光遮了，默默中只聽見梅聲，只嗅到血腥。人間世再不會有結紅姻紫的春天人也再
不會有第二度童年啊！

頭上的飛機正軋軋聲響，偲偲東降是家傳來一脈薺菜的飯香，這種苦趣，要說
如何可說呢？還是沉默的好罷！時乃顛狂東風舞白日書頭，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也。

邊莊

從北門出了以小江南稱的王城，沿了一廂彎彎曲曲的清流走去，一路數着石橋、綠柳、荷塘、魚鰲，約摸二十來分鐘，遠遠聽得雞啼、犬聲、賣油、賣醬的小販，呱呱聲的時候，抬頭就是邊莊了。

踏進邊莊最初感到的是它那淡淡蘇州似的風味。先是一道溪流，蘆葦、村中、堤邊，成了一條水街，兩岸住戶人家出入，通以石板橋，恰合天淨沙「小橋流水人家」情趣。橋畔植桃、杏花，橋下浣衣、採茶，泛邊、鴨子，最是令踏遊人士步趨遲遲，若弄巧，吳淞、三月、人面、桃花、競紅時節，有人在門牆上大書其「去年今日此門中」的時候，那更是有好景看的。

邊莊固有流水相送，所以周遭多種稻水田，在水田夾持的高處，菜園、畦圃也自

成阡陌，四季中，蘿蔔、胡瓜、白菜、番茄之類是最豐富的。就是早啊晚的，歷歷都露著那種菜人伴了。家裏婦女在車水打轆轤苗畦畦的景況，亦很令人嚮往。

村邊樹林極密，茂村裏房舍，連綿被那大片的樹林掩蔽起來。不是時時有大吠，有出人行人有小孩子在溪頭捉蝦摸魚，你總會疑惑那只是一叢樹林，住屋是稀疏寥落的。誰呢？這邊莊南首就有一家掩映在兩株老梅樹下的茶館在，說是茶館，其實也不只是邊了喝湯水的地方也。往後幾貨，賣燒酒，雞子，菜豆腐，乾山那餅餅一些喫的東西。因為房子收拾得還亮敞乾淨，村邊酒城裏的一條大路上行人也不少，所以生意來得頗興旺。這種茶館的來頭，不知你喜歡不，且請發個那里的主顧出來聽聽，識看你意見如何。

在鄉間最受入親近的要算頭髮斑白的老人罷。假定是拼了一生勞碌，用血汗賺下了一家田產宅子，養兒嫁女，孫子外甥也添了幾個，到年近古稀，忽然想也該享點清福了，於是便將捏緊的雙手一鬆，將家業支掌完全交給了年輕晚輩，而自提了

長綢袋，福氣約在街頭巷尾，談談經驗中古老的瑣事，說說我少年人紅臉的媳婦什麼的趣語來悠然自娛。這種種吉祥和藹的人物，這里是有的。拉了半天車人賺了幾吊大錢，不必再跑啊喘的就夠湊付一天了。於是便在小鋪裏買了一顆香煙，抽抽吸吸完在空車上呼呼睡起大覺來的祥軍夫，這里也有。也有奉忙時候在日頭底下曬了一天，在水田裏浸了一天，累得筋疲力竭，於傍晚時分荷鋤鋤歪斜走來的農夫。也有趕路客人，到此彈彈身上塵土，洗洗臉，再收拾清楚去城裏會親友的。也有玩畫眉鳥，唱無腔曲，穿多領衣裳，自己以為英雄而只夠討人厭的青皮。不少啊！南來北往的，日必以十數二十數計。若然你有閒，在茶館坐那麼兩三個時辰，你很可能可以曉得很多事增長很多見識哩。

茶館的事說得太多了，左近一堵水閘却不好意思不提。閘是設在小港河上流的。因為水位提高了，下行船可以一帆風順駛去，故每當向晚日衝半山，野意正自無限好的當兒，閘邊就聚集了民家船隻。等開閘不及，船戶就往往先煮火燒飯，

風箱裏伴着活活流水，總煉炊煙，香味是彌漫深長的，加以船着睡飽，船着撒網，船夫象做了漁翁，更有多少意思。一會開開了，你看桅桿彎處笨重的白帆掛起，舵掌正了，你不想在岸頭躍身一躍，去與船家爲伍，順流下去麼？順流下去，去隨着兩岸的蘆葦麥隨，新生穀禾，裏夫水旱，災後的斷堤衰柳，類垣荒村，即無猿聲啼不住，船上一青，怕也景物全非了。

不去趁船遠遊，就兀自在村邊，翹首南望，佳勝亦復不少。就中膠濟鐵路往還的過車，即很夠使人立盡若干無語的黃昏。鐵路是東西橫臥着的，每逢火車衝了潮，或夕陽婉婉關來的時候，你看那要來冒的長煙，僅僅促促的聲響，那樣急，彷彿在逐迫着什麼？或逃避着什麼？似的，你不自覺的就會深深嘆息一句說：啊，歸來者迫迫的，心緒啊！不溫不熱粘連連的，車廂裏已有人在歸家看石裏呢。爲了一站站，在期待着的父母妻兒，對立參觀着的心裏也會替車上行旅忙亂起來。就不說夜深人靜時，那鳴的響響人魂魄的汽笛了。

村後黃色又白不同，了眼滿望的是桑園，是稻田，是另一處莊莊村，是近的山，遠的淡山，是玉簫五簇三，了葉的樹株。從那里經了幾個來的，幸來得得的毛驢，向東去了。推了獨輪車，順上田間大道走着的，越走越遠了。漂泊的遊子啊，就在這茫茫大野中，向田間尋，一個誠樸的老農，話說，家庭，能談會，有給你親切的，歡歡的，現味。

聽說夏天來時，這里荷花最多，最旺，十里荷香是不稀奇的。特別當三五之夜，星月皎潔時候，在門前柳樹蔭下，聽取一片蛙聲，看點點螢火，捉幾只螢火的大蚊子，要睡，也不忍睡去。就算白天，聞樹樹鳴蟬，遍野驚鶯，似以影影飛的點水蜻蜓，也儘夠玩賞。何況秋來還有濃郁的熟稻香，蕭蕭的廣荻呢。

回頭看，邊莊裏邊，那家的姑少奶正愛邊插花，騎了馬，要拜別歸甯，「得意春風供馬蹄，一家黑油大門上的聯語也恰巧紅的新鮮。說來唐突，我真要移家邊莊了。

螢

讀北史隋煬帝紀，看到這樣一節：「上於景陽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巖谷。」不禁拍案叫絕。以爲楊廣這小子，發父卽位之後，造西苑，置離宮，廣興土木，又南巡至江都，沉湎酒色，狂縱逸樂，奢侈荒淫，及螢火，總算他是異想天開，食得享樂。同時關於螢的事，也像闊別了許久的幼年遊伴一樣，忽而記了起來。

禮記上說：「腐草爲螢。」昆蟲學上講：螢於夏間就水草產卵，十餘日爲成蟲。兩說自以後說可靠，而前說却比較來得有趣。但無論如何，螢之爲益蟲是公認的。以其食田間種種害蟲故也。

螢有兩種：雄者體黃頭黑，有複眼，翅稍柔軟，點線密布；雌者無翅，形如蛆。尾端都發光，呼吸時空氣傳入，生養化作用，遂發出美麗的微光。至於它爲什麼要在尾

股上放光，是否如鳥鳴關關，鷓鴣鳴鳴，有着一光棍奪鏢」那種「你在那裏」「我在山後」的呼聲似的以男女相慕而表示幽會處所的意思，不得而知。但總該多少有點用意，不但是預備給風姿美麗機悟敏速的管車胤向書來囊以照讀的罷。嗟呀，如負薪如掛角，陝雪囊螢那些先賢勤學的故事可真是膾炙人口令人景仰不止的哩。

可這一輕羅小扇捕流螢，「不是很好的一幅婉變多姿的圖畫麼？是的，捉螢火的遊戲誰的記憶裏都該有幾幕的。記得某年夏天，在南京，於雨後的夜裏，伴了兩個房東的小姑娘，到鷓鴣寺腳下一家農場散步的時候，我就很爲捉螢火博了幾陣天真的歡笑。小橋畔，簾羅架下，觀看小孩子講故事，那怪好聽的吳儂軟語，恰應着橋下潺潺水聲，至今還清楚得像樹頭頭叫着的黃鸝。

舊京北海，三五男女划船到荷花深處，也曾以兩匹螢火爲媒，賺得一曲短歌。那晚，星爛如灝，夜景好得很呢。人是微醉之後，遊興闌珊，相將散去的時候，記

得大家都有點癡迷。螢火把玩一會就放了的，說教它去罷，朝生暮死，太不容易。

玩螢火最好的幕數，當然要算在鄉下。譬如夏夜村頭場上，坐的是二三十有幾沒數的莊稼老斗，吸着旱烟，在談家常閒話。跑着鬧着是一羣孩子，在逐蚊咬飛的蠅蠅，數天上繁星。從田裏徐徐的吹過風來，夾帶着濃濃的禾稼香氣。有一陣撲一羣成羣的嗡嗡亂飛，便在那裏都畢剎作響。也有蚊子咬咬的叫着。夏夜是熱鬧的。忽然，那裏一個螢火蟲，帶了手電似的一明一滅的亮起來了。先觸動了王老伯的感慨：「你看今年雨水少，連螢火蟲也稀罕了。」緊跟着是李大爺的附和：「可不是，白天知子也曉得特別厲害。」這樣你來我往，慢慢的便惹起了孩子們的注意。一跑一竄，躲進了螢火就圍攻起來。推推擠擠，不是眼看着螢火消遙遠，大家落一手空，就是活活點一個甲蟲搶燭了，彼此數一套抱怨。偶而成功，被一個捉在了手裏，那份高興是說不出的。叫爸爸，喚媽媽，愛惜如護異珍。不是睡覺都要放在枕邊，叫它發亮。夢裏怕都是滿天星的幻境呢。

圓圓的臉蛋說：『高山有蒼火芝，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兩枚，能滅
書。』這蒼火芝不知誰與過沒有，我倒想驗證驗證。我的蒼火芝不但是能滅書而已，
是還從比鄰的心裏看出他殘仇的存念，精靈華服的裏層透視出那醜惡的形容啊！
噢，『秋葉難燒，不假風颭之力；太陽難景，無俟登梯之難。』王儉的話是對的，在
現今電燈，汽燈，傘紅燈，水銀燈爭着發亮的都市的夜裏，星月的光輝都已失了寵幸，
跟蠟燭會一種並不美麗的甲蟲的尾巴上，一點點亮光呢？

張明爲了你陪伴過異鄉人度盡無眠的終宵，爲了你獨照過夜行人旅途的遙
遠，雖說是小小的蟲罷了，光也是微弱可憐的，但終不失是光明的散佈者呀。去，倩天
翁作主，一匹匹都給你顆星的座位。

二十四年七月七日，詩。

海上驕

××兄

一陣糊塗醒來，春已殘了。

不囉索，我知道我的錯過。三四十日沒有音信，教我早該躲了腳發急了；你的脾氣總還算和緩得多呢。幾次南來的郵件，都毫無遲誤的收到了，綠衣人原無怨疚；所以遲遲不報者，要怪當然得怪我；但是我又怎樣說呢？

像銘町大醉的中宵夜欲吐不遂，像午睡正濃的眩暈中突被搖覺，近來的心緒又是一變再變了。胸際的滯塞，眉頭的苦悶，思想的乖張，鑄就了捉摸不定的言語行動，在不知者看來，說不定又是瘋癲狂呆吧，我自己也有時覺得怪好笑的。至於什麼雨濤，什麼燈檣樓，那陣風吹得我這樣狼狽，那間誰去長白山下怎樣來的那些靜

轉瞬，魔鬼黃浦江，什麼都淹沒了，赤血尸灰一樣，天知道！

幾次的來信裏都帶了疑問的口氣，寫着「可真的失蹤了？」那樣的話，那大概根據了上月初旬我悲苦至極時寄給你的一紙短箋而發的吧；那時的心緒確是很陰鬱呢。對「走罷，走向天涯的盡頭處，幹罷！幹它個血肉模糊」的那種意念是曾經咬了牙齒下過決心的，結果又遲疑躊躇下來者，是吃了拖泥帶水的大虧呀！本無可留戀，到頭留戀了，原不必顧慮，歸根顧慮了。往日的甩甩袖子不惹半點塵土，踏足腳步便飛兒奔向前去的豪爽，是隨了世故的歷歲月的浸蝕而生出了重重羅網，處處糾索，都在暗暗地偷出了幾分清力，扎得的收場徒賺得精疲力竭滿面苦笑而已，噫，恨不得學獅吼作虎嘯以吐盈懷鬱抑也。

「了百了萬般皆了的那扇窄門，也曾於燈昏雨驟冷心灰的俄頃想發發很索性擠了過去的，又因為缺少了那操刀持劍或吞下些什麼的勇氣，所以停過去的半身只得冷森森又縮了來了，你瞧，我這兢兢畏畏首畏尾的那股酸溜溜的勁兒，不是

那活鮮鮮的擺出來了麼？可是告訴你！拾得超放得下說了就寢的那種粗豪奔放的靈魂這年頭曾經寄託在那個裝腔作勢的走肉身上來？在火燒的白天，即便是挑了燈籠也找不到啊！可惡的不是你我他，是照樣擺比比皆是的玩藝哩！

原是路盤丁夾的，果真來時却又怕了，嚇有什麼用？在這裏我倒希望會一會燕趙間的豪俠，明瞭一聲那綠林中的難兄難弟，萬馬陣裏，斬將奪旗，打斜取橫，飲酒顛首，極是時候，做了再說，等等話呢？鬚髮蒼蒼，青絲成雪的，那你就老了。滾滾大江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老夫子都嘆氣啦。

……好像同誰噁了氣一樣，兩方的都沉乎憑空發牢騷，希望你不同我一般見識，看完就將它忘了罷，你是知道我的辯氣的，說話時從沒有坐在那兒老實過，不是手舞，就是足蹈，轉圈子搖頭擺尾（不用這個字，因有頭可搖而無尾可擺也，某校某生是曾以這句話批評先生而被斥退了的），的時候也常有說得興奮時驟然跑到那裏去呢？今來古往，地獄天堂怕都有，反正那條路，走到就算，誰還有工夫進一步

便量量幾寸幾尺呢？再來又拐彎了。

我近來生活的營幕裏又添了一種你從前所有的爬山逛海穿樹林的習慣，無論是黎明，是黃昏，或是停午時長，我常是背了手或叉了腰獨自個昂首巨步地去各處遊逛呢，我不要伴，伴是累贅，別人亦弗欲伴我，受束縛，那裏都是像空空道人一樣雲來無蹤，翹去無跡的，你該知道吧？雙足踏上一柱山的絕頂，伏覽遠眺，引吭高歌的那時候是怎樣的胸懷舒暢，開闔，咳嗽一聲，合遍山都是回響，去茫蒼的天空祇差一級，四、六、七層的紅樓頂都跌下了腳底去。耶穌山腰佈道時可是這樣顯了「聖」的？人就丟神不遠了。

我也曾在晴明的大好安息日，雇下一葉扁舟，借它漂我到深淺的海面去，吃餅乾，捉鳥賊，看閃閃的銀波，灑歡欣的眼淚，居然也是海上的戶口，哪又曾於料峭的初春寒夜，披了滿月，踏着吱格碎沙走那段漫長的匯泉路，孤零零一隻瘦影都引起于那寂寞的警察的注意，奇異的眼光乾了嗓子悄悄問：「幹嗎的？」「去聽海濤。」

我也四字，搓作一團擲過去，不知怎麼那問答會突然地引起我落寞的新愁，眼淚欲
凝，欲落。——你看，浪夠多！雪似的飛沫滾上瀟岸白了，那陶醉不是花香粉香可比
的，可惜你在山遙水遠千里外的塞北，不然一曲（Carolina Moon）的清商不又瀟
向了那眠愁的漁家麼？還記得你說：『怪可憐的！』啊，旁巖宿波的那點點燈火。

可是，喂！時光的奔馳中我也並不礙是玩啦，漂泊啦，也做了些兒事，念了幾冊書，
即便是目下還學了 *El Peranto* 拚命的幹呢，爲身體健康，我要三天五日的玩
一次網球，怕過甚憂鬱，要在飯後狠狠的笑一次，二十多歲的人了，癖氣還像小孩子，
『不失赤子之心』之謂歟？那句話怕不如此的解頤。

月初，春尚好，會隨她們那邦快從學校出閣的女孩子去了一趟濟南，那是有着
『小江南』之稱的好玩的地方——本來論職守憑閒暇是輪不到我的，爲要挪挪
窠臼，日久了積下來的離靨，所以人家茅廬再順便出山了。往返五日，收穫還不堪參
觀了一度監獄，將從前『坐坐囚牢也是一種經驗』的好奇心打消了，紫兒黃黃並

不好，穿過大港，看見不少的灰色士兵，遊大明湖，默記了「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一付對聯，再就是車上她們的歌聲嘻笑聲，別無可述。

濟南夜車歸來，翌晨又趕了海琛軍艦去膠山，船同行，女孩子們都去了。人雖多，塵囂而已，去年的遊興卻沒處找，留一宵，拾疊品一小塊，誰爭都不給，同去年的青竹一樣，那是留念呢。回來時，海上大風，暈船的一多半，可是嘔吐過後，個個臉色還都是笑的。她們說：「真要命！」也有相當的樂趣。抵蘇州時，天已然黑了，抬頭都是星，顯白溜出兩句話來：

勢山歸來兮，清愁的風，

倚窗而去也，清舞的燈。

她們也學着哼了哼，大家笑起來，也算一點兒「牛哄」。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再來就是櫻花了，那是你去年領略過一度而我錯過了的。

——四月廿四日是陽曆的「一天」。路上公開的路邊便看見那燕燕紅雪般的柳
柳了。和服水屢見都發了窸窣的在樹干狂飲歌舞。那可是他們的靈魂？自家的人呢，
也都扶老攜幼整天的擠在那青草徑上，喜氣洋洋，彷彿都醉在了輕蕩的東風裏，說
「這才是春天呢！」

於今還不是都過去了？看見的祇是落英繽紛。「二月楊花滿路飛」——一陣
胡旋醒來，春已殘了。

海上風寒，農官尚需棉衣；平市恐已是揮扇季候耶？
舊友不另，追憶水綠舊堤，太匆匆！

陰島的漁鹽

去陰島，動機是看鄉間風物，順便訪訪古齊國底漁鹽之利。

打聽好小火輪要在上午十點開船的時候，已是九點三十分了。從齊島市裏去小港碼頭，半個鐘頭時光也並不從容，天又熱，一段路跑完，早已汗流夾背。在小港岸警察派出所叫完三個電話，那邊停泊在港內的泰安輪已升火待發了。噯，真煩，匆促，要不是上下舢板都差一點閃到水裏，纔怪。

剛踏上船面，擦一把汗，舒一口氣，船就突突地找碼頭了。獨立船頭，向回裏攏着，儘看出泊在港內的是那麼多上千的大小船隻，那矗立着的煙囪桅杆，斜撐着的鐵構梁船，直擁擠得不成樣子。千萬個舟子，千萬個來往的行人，進去，也忙看叫賣罵着，

壞成一團啊，大都市底繁華奢靡呵，原是從這樣醜惡奔波中抽出了你底實質與關懷的麼，也彷彿有了這黑底腐臭纔換出了你的芬芳，有了這裏的穢汗與黑煙纔換出了你底寶貴黃金似的，且去你的罷，撥着木蘭進着，美安輪已駛出港口了，殘缺的是水邊沙嘴與天上浮雲。

深深地呼吸着自由空氣，我想拋開了世事底窮苦與輝煌，就這樣浮家海上才好，無在人裏裏落落，還不是這樣浮浮沈沈而已，你看那遠遠漂盪着的幾葉漁船，靜靜的圈子也就小得很啊，雖然漂泊在另一方的也有這渺茫伴黃金國底戰艦在，復同它爭着雄威的不還有英倫，扶桑與鐵血宰相底後裔麼？真怕有一天它都會同歸於盡……

就這樣一盤想著，一盤望着慢慢隱去的青島底影子，等青島被海水與霧氣遮住了的當兒，前面陰島已隱約在望了，下船去，聽其餘三四十位乘客談着話，約摸傍午，船就靠近一個沙灘，換換板上岸。

不知怎麼種的一種概念，以為「島」應該是與巒冠伏蟠諸多山的陸地，而乎這料來種比較平坦，雖也有稍高亢些的嶺，但總沒有崎嶇的島道與怪石峻嶒的風景，倒是一帶兩岸的綠禾菰葉，給人一種透心的喜歡。來鄉下頂就是從看這幾老朋友，穀子，高粱，地瓜，玉蜀黍，久別重逢，真也分外親炙。小聲說，鄉別笑話，看了鄉在後這裏菰葉的穀穗，我真偷偷地給它一個熱烈的親吻呢。這種情感，有些人是不懂的。騎着去訪西大洋小學中校長的路上，我有時在草叢上跑，映起鮮紅的飛，有時掠了飛不笑，這坡是隱隱出島，有時也想哭，一些是高興，一半是替我般担憂有經的莫名的哀愁。

膠澳志底方輿志裏講島嶼的有一段說：「陰島在膠州灣內，島之東南端距瀋陽約四海里，島之東北端東距女姑口約三海里，北面多鹽田，可通陸地，形似半島。」

勢平坦，居民十有六村，是的大洋正是那六村中之一，在島的南端。學校又在村底南端，去碼頭約二里路遠，就坐落這邊看，可說建在坡底，一面靠村莊，三面是莊後，風味十足。紅房子，綠中綴紅，也來得別致爽朗。校裏是又那麼整齊乾淨，學生老師也都熙熙和樂的，所以見了卡活第二句話，我不禁就說：「你們那兒真好。」真的，有意思，果然在這里教小學以及世，也該滿足了。當時我那樣想。

趁卡活空閒，去看島上風光，兩人都騎了腳踏車，於綠禾夾道中且走且談，你不信，坐飛機還比不上它舒服有趣的。他說：「這里鄉村建設好，有學校，有農場，有消費合作社，還有醫院，同內地比，這里大異其趣。」說着，低頭看着走着的道路，碎麥鋪墊，平坦寬闊，兩旁種樹林，路口立指標，話倒似是實話。

村裏，街裏巷裏，打繩結網的很多，知道他們種田捕魚，多以捕魚為業。捕魚，在膠澳漁區，內海以陰島為根據，外海以沙子口為集團。志書上也這樣說。這說：「海內水淺多灘，魚之種類不及外海之豐美。大都居抗流板之邊，其行漁用的

春寒漸解，溼漉漉在陰歷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以授網爲主，秋汛在陰歷六月下旬至九月上旬，以與網爲主，介貝之屬則沿海隨時可採……潮退時，落海螃蟹，卽往採拾，惟冬令較少耳。」抄來算我底註釋。

街上樹蔭宅時，接着的有牛有驢，都很帶瘦，房子概以磊碎石爲牆，石板或茅草蓋頂，看來村裏小庶之家是多的，殷實富庶的該很少。男的赤足，襍背，戴捲邊大氈帽，女的紅蘇灰褲，纏小腳，挽雙髻，門上漆聯也還是「皇恩浩蕩」那一類。想來這地方還不甚開通。不開通，大概人就多一點糊塗，整厚風。是的，聽說這里可以夜不開戶呢。那天因爲正是雨後，街上還很泥濘，田裏溼，是作不便，所以村人都顯得很閒散。有的忙，也只是拔麥割草，預備喂牲口，爾地瓜秧，怕它另生新根，或放放牛，推推碾而已。轉了一圈回來，已是黃昏時候，泥濘裏有青蛙叫，星也慢慢地亮了。晚學已散，學校裏靜得到了寂寞。「鄉下沒有菜，特別爲你宰一隻雞……」晚飯吃得蠻豐盛。飯後，正好涼快，在院子裏坐著，學校裏的老師都來了。怕蒼蚊子，不點燈，就在夜色朦朧

中說起話來。他們說：「鄉下辦學真難，難處在募招學生。不是學生不願來，他們儘是天不亮就來溫書了。最扭的是家長，他們總覺得學生念書是替老師念的。就策不在錢，送來也是面子。同城市的情形恰恰相反。那裏只嫌學生太多收不下。這裏有窮家，說：『俺就光給您念書啦，俺就不幹點活啦！』也有的家長說：『就算你掙錢，我我也不教俺底孩子上學。』」這真是怪事。想它底癥結，怕是島上生活與讀書，與否無甚關係的緣故罷。他們只要學會撒網撿魚，耕田播種就夠了。讀書寫文最偏僻，一斥呀，也就只是山溝皇帝遠的所在呀。時代儘管變得痛快，他們却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令人想，櫻花兒來。

「上學呀，不深呀深了。」

三

冬日的清晨，忽然願意看看野外的景色，便悄悄走出校門，往幽黑的四野走去。

時鐘正從銀河橫空，牛郎織女星默對隔岸，天街夜色涼如水，一簫也濃重得狠野，歸簫去，隱隱有海水呼嘯，風吹穀葉也，暗索作響，沒有犬吠，有虫鳴，有哈呼哈地鼾叫，有若千攪不響的鈴聲。這時光人怕是最清醒，最能感到自己底存在，與宇宙底博大，深邃，遙渺的罷。當閉兩臂，真令人想狂歌，想呼喊，想號陶大哭。結果還是靜默將一切蓋了，沉到了一種無底的空寂中去——暮拾頭，遙望南方，見緊貼了烏沉沉的遠海，隔岸的輝煌的萬家燈火，唉，燈火何止萬家！簡直像一條黃金色的火龍，燐光照眼，欄欄欲動。仔細想想，好一幅青島底夜也。心頭浮念：那不是人間，應是天上宮闕。

孤冷地，不知立多少時，慢慢已有嚶嚶雞啼了。將是破曉時辰，不堪再睡，就在校舍附近的小道上徘徊到黎明，到天亮。天色剛亮，學生就有的來了。我則獨步到南海沿去，去海沿原想吹吹清朝底海風，教自己來一個更澈底的清醒，好重新認識認識自己，認識認識萬事萬物的。不想淺海裏，拖了網漂着褐色肢體的，已滿是老少少的漁人了。他們現在趕潮捉蝦，起來已很早了。成數着佇立一會，就沙灘揀兩個貝殼，

該回學校。那時已是滿校的中庭。太陽還在隱呀。

早飯後，看鹽田。因此又驅車去十里遠的蕭家莊。蕭家莊在陸島算是大村，村裏有瓦房，有白馬，有逢二七日五天一次的市集，海西警察署在這裏也有分駐所，看來人家是比較富庶些的。去鹽田的舊道，是蕭家小學校長孫君，那是老友，好人，熱心，不必說的。

鹽，說來話長。古時候，「太公望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教，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都歸齊。」「管仲相齊，官山海，計口授食，伐菹薪，煮水為鹽，散而集之，十日治鹽，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鐘。」宋史食貨志載：「鹽地為畦，引海水沃之，謂之淋鹽，人耗則鹽成。」這些怕都是我國鹽法的嚆矢罷。

現在造鹽，總不出一鑿於池，其形類，異於其形散。「那些方法，陰陽底是『鹽灘要鹽』，鹽灘是一九〇八年有蕭廷審君由金口學來的。鹽灘要鹽『斗子』，『斗子』一盤『灘』，大概一副斗子是四四一十六個方，方同種稻美秧的水田一樣，不造

更整齊更平。晒鹽時，是先趁潮濕時將海水引入斗子周圍的深渠，然後將深渠裏底海水，用水車車入「斗子」底第一排四個方裏邊，教太陽去曬，曬個相當時間，再將第一排方的水車入第二排方，如此至第三排第四排。海水愈晒愈少，愈晒愈濃，水愈鹹，鹽的成分愈多，到第四排方裏邊鹹水就超過飽和，給晶了。將結晶撈出那就是鹽。如此循環不已，鹽就愈出愈多。海水是取之不盡的，所以鹽也就用之不竭。

膠澳志鹽業項下說：「民國初元，膠澳鹽灘日形發達，陰島周圍已有鹽灘斗子九百餘副，年產鹽六七十萬担，多運銷朝鮮、香港、海參威……至我國接收之日止，推廣至二千零七十一副，每副斗子面積廣可三十畝，狹者減三分之一……民國八年輸出四百四十餘萬担……」云云，抄此可見一斑。

看鹽田，正當雨後，只看見了用草蓋着像山丘樣的鹽堆，晒鹽的工作却恨無緣過目，不過見了那一眼望不到邊的井田似的鹽灘，同散佈着不下千萬堆的晶鹽，也夠嘆觀止了。唉，拿不花錢的日光，曬不花錢的海水，鹽，成本算不得很大，製造也不

算頂難，爲什麼會有過國潮的亂子，內地停機，食料要比油還貴呢？奧妙也許有，可是草木之人那會懂。

四

爲要趕近午的一班船，陳田清鬆就往回家走了。雖然太陽正毒，天正熱，孫君也苦苦堅留，但是事情牽着身子都不是有閒的人啊。冒着上坡時腳踏車上的大汗，也冒着下坡時腳踏車上的清風，一半舒適一半苦，二十分鐘足足走了十里大路。途中左近，有一座像山廟又像衙門的白牆紅瓦房子，聽說就是陰島鄉區辦事處，也應當去看看的，沒有金字招牌，怕它恕不招待，未果。

碼頭上別西大洋與卡魏兩位的時候，正是炎炎的午日當頭。兩角銀買船票，一角付兩頭擺渡，太平輪上下午兩階就又到青島了。你看鄉村到都市，都市到鄉村，路子不是挺近的路？爲什麼兩百里生活却離得那樣遠呢？

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廣島。

廣
西
省
圖
書
館
藏
書
處
第
一
一
號



1.50

\$ 5 00